記一十三首

匏菴記

匏無用之物也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是也夫物受形於天地而繫且不能食其爲物可謂至愚而微雖謂之無用不過也然人知其無用而不知其無用之用若曹叔向有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又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而匏居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則是匏不徒能濟難而且適宗廟朝廷之用其功不小而大即謂之有用亦豈過哉宜因是以相天下之人能動作而食人之食者多矣求其能濟難而適宗廟朝廷用者幾人耶則人曾一匏之不若又況匏固未嘗食人之食而人反藉之以濟難用之於宗廟朝廷則無用者未必

不爲有用而有用者乃歸於無用其相去亦遠矣余於栖息之所題曰匏菴因復爲之記蓋匏之無用足以自況而其所以有用則非余之可及遂因以自勵焉

醫俗亭記

余少嬰俗病湯熨鍼石咸罔奏功而年日益久病日益深殆由腠理肌膚以達于骨髓而爲廢人矣客有過余誦蘇長公竹詩至士俗不可醫之句瞿然驚曰余病其痼也耶何長公之詩云爾也既自解曰士俗坐無竹耳使有竹安知其俗之不可醫哉則求竹以居之而家之東偏隙地僅半畝墻角蕭然有竹數十箇於是日使僮奴壅且沃之以須其盛越明年挺然百餘其密如簀而竹盛矣復自喜曰余病其起也耶因構小亭其中食飲于是坐卧于是嘯歌于是起而行于是倚而息于是傾耳注目舉手投足無不在于是其藉此以醫吾之俗何如耶吾量之隘俗也竹之虛心有容足以醫之吾行之曲俗也竹之直立不撓足以醫之吾宅心流而無制竹之通而節足以醫之吾待物混而無別竹之理而析足以醫之竹之干雲霄而直上足以醫吾志之卑竹之歷冰雪而愈茂足以醫吾節之變其瀟灑而可愛也足以醫吾之凝滯其爲筩爲簡爲箭爲笙簫爲簠簋也足以醫吾陋劣而無用蓋踰年而吾之病十已去二三矣久之安知其體不飄然而輕舉其意不釋然而無累其心不充然而有得哉古之俞跗秦越人輩竹奚以讓爲然而是竹也不苦口不瞑眩不湔浣腸胃不漱滌五臟長公不余秘而授之余用之既有功緒矣使人人皆用之天下庶幾無俗病與明年余將北去京師京師地不宜竹余恐去竹日遠而病復作也既以名其亭復

書此爲記遷他日歸亭中願俾病根悉去之不識是竹尚納我否

佩韋記

以物治物者有矣未聞以物治人者也以人治人者有矣未聞以人治於物者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謂以物治物者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以人治於人者也獨西門豹有取於韋至佩之以自警其殆以物治人而人治於物者與蓋君子觀天下之物苟有益於己者雖賤且微不之弃若韋之爲物非若象犀珠玉珊瑚木難之足貴重也其柱不過穫而已敝鞮而已決拾而已但其性緩有似乎人性之不及豹所以取之與夫道以中爲貴過與不及不足以云道豹之性卞急過乎中者也故有取於韋是以其不及而濟吾之過也箕子衍三德之疇有曰高明柔克高明剛而過中者也克之以柔所以濟乎剛而適其中也豹其能自克者與其巧於取物而舊於治己者與豹之後有唐柳子厚嘗賦佩韋蓋亦有見於此矣今閩京元基則又以佩韋自號元基其慕豹與其慕子厚與豹固良吏史遷獨以其一事出于俳遂賓於滑稽之列固非也然稱其治鄴民不敢欺則亦剛果彊察其性未克變也子厚急於仕進嘗於叔文以汙其身卒被譴謫則亦未知所謂緩者也斯二人者果足慕乎求足慕者在孔門得一人曰仲由氏其爲人勇於爲善雖父兄有所不顧則性之卞急者孰有出于仲由者乎故夫子嘗退之能使令名無窮元基尚慕斯人乎急於義而緩於利急於實而緩於名急於責已而緩於責人庶幾得緩急之宜以適厥中不亦善慕古人者乎其或不務出此則所謂突梯滑稽如脂

如韋以潔楹者吾何取於佩韋哉

陋清閣記

京師民數歲滋地一畝率居什伯家往往牀案相依庖厠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王侯第宅則又窮極壯麗朱門洞開畫戟森列所藏者唯狗馬玉帛而已二者人胥以為病海虞凌君季行官于京師家城之東南委巷中余嘗造焉引余入一閤崇廣僅丈許織筠為門連楮為幕中設一榻自琴冊棊硯之外無他物余方僑居民家坐而樂之欲遂忘去季行曰吾治茲閤有年矣子將何以名之余曰噫先生之居若公子之苟完然非小人之近市若叔孫之必葺然無大人之高堂陋矣清哉其茲閤也夫蓋木不加雕土不加飾不已陋乎俗不能容塵不能入不已清乎合而名之曰陋清不已宜乎季行曰善己丑三月晦日記

恥菴記

胡君彥超佳士也余得其為人已久南宮之試始見而獲交焉君間以其所號恥菴者乞為之記余未暇以為及來南都同在太學又以恥菴記為請余始欲為之然而不得其所以名菴之意何也恥之於人不一也古之人不若人則恥之二者君當有之乎吾以所見者言去年秋當大比就試京闈者幾三千人而君以第六人薦人之不若君者則多矣君何為而恥及今年太學私試君復在第一時與試者亦數百人人之不若君者亦多矣君何為而恥豈眞以聲聞之過情耶則君之為人吾當知之其問學充矣而自視若虛其文詞妙矣而自處若拙未嘗以矜能衒名也然凡試士其儕輩相謂曰彥超吾

所知今之試名氏前列者非彥超而誰已而皆驗則聲聞之不過情也亦審矣君又何為而恥竊惑之他日以告彥超彥超曰豈謂是哉雖然亦是之謂也夫自科舉之學興而詞章之學廢自詞章之學盛而後聖賢之學微其弊非一日矣吾不暇遠引他郡姑吾土也請以姑言何如前乎此者若王子充若宋景濂若胡仲申若柳道傳若黃晉卿若吳立夫諸君子其言卓然為一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然此固以詞章之學言也等而上之若許白雲若金仁山若王魯齋若何北山若呂東萊諸君子其道卓然為百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固不若也則吾為鄉人者何為而不恥乎夫聖賢之學本也學者之所先也詞章之學末也學者學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為聖賢之學又詞章之末者乎其學愈若人則

其恥愈甚其聲聞之遠近其恥之大小以之吾獨何為而不恥乎余聞其言而媿之歎曰君可謂知恥者矣然吾聞恥不若人者終若人若人則無恥矣余固不知恥者因君之言而恥焉則君之教我者不既多乎請以君之言為記

甘節堂記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蓋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為子而養之於上吾唯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焉吾夫為父而教之於前吾惟佐之於後焉耳能養者孝能教者慈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得專也吾能分其美而已吾之所得專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與順二者無所用之而獨專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

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興李君格之卒其配蔣氏方盛年一時誓欲從君于地下既自歎曰死吾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何且吾為今日李氏一擔夫也以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於是養其舅遁養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京闈薦第二鄉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余同業胄監相好甚聞語及其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已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余復之曰詩有之汎汎柏舟在彼中流婦人之所自誓也夫夫匪我伊高孝子之所自傷也子之母氏之賢無俟余言人其以柏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善受教者夫義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忝母氏之賢

靜逸齋記

會稽徐先生之丞國學也作齋廬於其私第之左題曰靜逸命寬宜有記寬既謝不敏且有惑焉蓋

祭酒曰司業曰丞皆尊官也祭酒司業坐堂上臨諸生傳道而授業以教不以政然教或不可以一衆也丞始以政輔之是故鼓鐘以嚴其節惟丞夏楚以收其威惟丞月書而季考惟丞德行藝儀之勸相惟丞丞之職亦重矣煩矣是將紛紛焉擾擾焉惟政之施不暇求先生之所謂靜逸者無有也然以寬之游于門下者餘二年矣見先生之所施如一日諸生之游于門下者不啻數百人矣見先生之所御如一人其從容閒暇若無所事

事則又有所謂靜逸者滋惑焉以是無以應命葢既久乃有省曰先生之靜逸其在內而不在外以本而不以末乎何謂內與本心是已何謂外與末身是已心之靜逸寬不能言也而先儒周子嘗言之其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論學之要曰無欲也無欲則靜虛靜則有似乎拙故其著拙賦有曰拙者逸論靜逸者盡於此矣而以身言則是老氏之無爲也無勞也夫以無爲爲靜譬若木之槁焉其不暢茂若逸矣然則朽腐而不可用也以無欲爲靜譬若水之止焉其不流動固逸矣然則清洌可以鑑也故心可以言靜而身不可以言靜心可以言逸而身不可以言逸況乎心者身之主也靜者動之體也逸者勞之本也心苟靜則以靜制動其動也若靜心苟逸則以逸待動其動也若逸此先生之居乎其職所以從容閑暇若無所事事者也噫若先生者其得周子之言者乎其善學聖人者乎以是爲記寬亦庶幾知先生者乎

重建延綠亭記

成化八年七月吳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綠亭壞焉明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茅茨既摧梁木亦折垣墉且阤竹樹盡偃顧而歎曰噫嘻亭壞矣殆天意耶雖然獨不有人力乎二子啓咨知其意遂相與召匠氏築之既成邀先生坐于亭上則摧者完折者固阤者立偃者起葢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曰天意殆欲新吾亭耶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寬宜有記寬聞大道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者之風雨也胡爲乎來哉果天耶亦由人耶吾何從而問耶問之人則人非天也惡乎知問之天則天非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可以憂葢余之

居於是而去吳下也遠雖未嘗目擊其變顧其事理有可得而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負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怨咨者乎又以先生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亭前後推之垣墉陁矣則疆畎之禾稼之不登也乎食而弱夫負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怨咨者乎當此之時亦有如先生之二子第而新之者乎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隱者知一亭而已不暇此憂而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厦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也而老於詩為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憂乎因書以諗于先生不識以為何如

重建覺山寺記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凡四十餘里始得覺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室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絶矣顧荒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高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甘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為菴纍石以為牀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旁近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大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弟子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為復舊之舉清為人淳朴而無僞顓靜以有為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廬諸殿各有位置總若干楹寺成群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

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清而人之蹟為寺而多蓋遂為一大叢林矣寺未有記於是清徙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為之曰茲寺之廢而興其歲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絕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唯澹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固朝市祖社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徒乃欲富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胥窮追而深過之哉此悟定師徒覺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為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為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于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偵貨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為業比也是故學

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　皇明有天下餘百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豐邑有學建自　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凡師生之講習於是者弗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　勑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出公錢若干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廚之類次第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年月日太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鐩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游於斯者日衆而領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侯之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科得一人皆侯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所從出而爲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爲一國之所觀法郡有學爲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爲一邑之所觀法今侯之爲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誶語反唇以相稽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游於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其蹟也夫以道德爲科第庶幾無忝爲學校而足爲人之觀法此則凡爲士而游於斯者之所當知也

太康縣修學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為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於場屋下之欲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成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承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賓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

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涼寒不能不爲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醴射有圃猶未至於盡亡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

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詔復憲臣提學仍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俛俛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爲慮憲臣之欽若于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爲天下最及是超擢仍畀以學政往涖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官臨諸生示之以躬俾自畏慕間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之屬縣有太康太

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爲河水所圮且其制卑陋弗稱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爲成化六年古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首以修復爲已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衆歡然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聖賢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敷教堂囷館爲憲臣考業之所繚以周垣樹以綽楔煥然爲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畯來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文以爲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爲之者非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爲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甓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奔趨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則思置身於平直眞實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爲國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湯溪縣儒學記

成化庚寅歲知金華府李侯嗣以其地曰湯溪者民居成聚而阻山帶水服役于上者弗便乞割龍游蘭谿金華遂昌四傍近縣之裔別爲縣以便其民白之藩臬奏請于　朝復乞畀之令以治既得請仍以湯溪名縣越明年胙城宋君約來知縣事君至無所出政爲創廨宇以居未幾即有事於學校曰此有司之

首務也其可以後乃相地于縣治北之二里曰官山歲壬辰之秋功始興凡為明倫堂為庖厨為射圃亭為師生之舍若干楹又以學必有廟為東西齋為大成殿為兩廡為宰牲房若干楹門牆深嚴堦庭高廣凡所創建舉皆如法又明年甲午之春而功告完遂選民之俊秀者克其中而置書籍繕器用以為其誦習之資侯既嘉令之有為又謂學成矣不可無師儒以教復奏請之　命且下則具書與圖託進士胡君超謁予文以為記胡君湯溪之人而余之同年交也其言曰始宋君承李侯之指而建此學以縣之設凡以便民而已使所以興作而斂其財用其力則是便之者未及而困之者已至甚非所以為民父母之意顧縣多大山長林凡木石之貢既取給于是至於輦載版築之勞不免役及乎民而所役亦必措置以酬其直故財不告乏力不告煩而人成其事皆賢守令之善意也幸書之以告後人余曰然哉雖然賢守令之意尤有善於此者試一言之蓋民之生莫不有欲欲不能皆足也於是有爭奪之心莫不有性性不能皆純也於是有棄慕之心此有天下國家者必施之治與教以處其民治所以定其欲使不至於相陵教所以復其性使不至於相失二者不能偏廢者也然古之居其位者未嘗不以一人之身而兼二者之責後世始分而二之雖曰分而二之而教之者未嘗不賴於治之者作興而成全之也自世之為郡縣者多俗吏不務出此率留意於簿書筐篋之間徵求趨走之際視學校之已設者尚不之省而況慨然創建思所以作興而成全者乎此賢守令之善意所可書者也今夫湯溪之有學為之守令者意既出此而其人民亦皆有所遭遇矣則為之師儒者獨不

思所以教之然欲教之尤宜謹之何也湯溪縣之新者也湯溪之民民之新者也爲新民者譬若幼子然始而訓告之以正言指示之以正事則其聽受之餘自然一言一行皆趨於正久之將習與性成而終爲賢人君子之歸以之用於天下國家無弗可者矣夫有人民而不能教之不義未教而遽責其人不仁故吾之記是學於守令既與之矣尤不能無望於爲師儒者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察識乎人品微而爲性命精而爲道德大而爲彝倫廣而爲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其爲士也唯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相與嗤笑以爲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吾之過也然爲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於築築者必有楨榦舍楨榦而欲其牆之立無是理者於是有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茫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瞽及於階席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於是有師以導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又賈人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者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爲處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於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爲力烏暇計其身之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學校之設豈特籩豆之事之小者哉其興其廢士何庸心亦有司者任之耳武岡爲湖南一大州州有學舊在城南興賢門外宋崇寧紹興凡兩遷築遭元季兵火竟燬

國朝洪武庚戌仍即舊址築之其功視前為備景泰間益加修建顧其地嘗為豪彊所侵終其規模弗稱州學僉按察司事邵君分巡湖南既為復所侵地併用官帑白金市傍近隙地以廣其址於是僉都御史吳公方巡撫湖襄憲副嚴君亦以提學至遂以興修之役委知州事李侯復初同知州事戴侯其乃計財用名工役期成厥功功成殿廡深嚴堂皇高敞厨庫齋廬之類皆為一新崇垣外繚廣庭中甃以及祭器文籍亦無不備居者曰安觀者曰美經始于戊辰秋其月落成于明年冬十月他日州守倅與其學之師生謀謂是舉不可以不記使來請文於余嗟夫有司之職盡矣游於斯而學焉者獨不思所以免過乎

記一十二首

西溪草堂記

由華亭東行二十里而近得芥涇焉涇本水名吳人以溪為涇故曰芥涇緣溪居民百餘家有田可耕有圃可種有磯可釣有市可賈有舟楫可通有橋梁可度有仙宮佛廬可遊賞而憩息介其間喬木蓊鬱遠若雲氣下見周垣高宇隱隱焉渠渠焉者戴氏之所居也戴故宦家至彥文府君與其子彀伯　國初坐法謫遷淮西居四年始釋而回自號復樂彀伯生二子曰廷奉廷禮皆以文學稱于鄉廷奉生一子曰南京考功郎中景元廷禮生二子曰陳州守景昇中書舍人景暉其後裔事儒業舉進士復相繼繼有之故邑人皆推戴氏不特為一鄉一里之望也

一日中書君告余曰始吾前人之罹患而歸也如勞而息如病而差此復樂所由號者今吾藉前人之德蒙　大君之恩際世亨嘉列官禁近初未嘗有憂也何有於復樂亦如未嘗勞且病也何有於息何有於差哉吾之幸既多顧於老氏止足之戒竊嘗聞之往歲命兒子佑築草堂於故居之偏隙地之上以為逸老之計堂成而溪水環其西因名曰西溪草堂願為我記之余與景暉生隣郡仕同朝而賢其人久矣既不復辭則為述其居止之美家世之盛歸於其所以築堂之意乃復為之說曰書云峻宇詩詠夏屋若草堂者不豐不侈不華不美雖田夫野老皆能辦之何貴於天下乎益堂不足貴也而貴其人昔之築是堂而稱於世者杜子美之於浣花白樂天之於廬山僅僅一二而已二公之人品固皆足為斯堂增重然子美生當亂離漂泊之際不免有秋風所破之歎況其困於無貲盼盼然望王録事成之廬山之奇秀雖甲於天下然樂天以左遷而來亦築於鸞窮流落之日且切切然弟妹婚嫁未畢司馬歲秩未滿以為出處行止不得自遂未必獲終老於斯是皆不能無憾者也若景暉之忠信文雅其為人已自足貴而亨嘉禁近又有如其所自幸者則西溪之景物視浣花廬山雖不知其何如而其堂中主人之憂樂有可得而知矣夫緑野堂他人不宜取為已有在子孫宜世守之可也是堂也為戴氏子孫者塗之茨之汎之掃之日必葺之百世之後有過之者指曰此景暉所嘗歸休者也所以使人消貪饕之心免殆辱之累者不在茲堂乎堂凡三楹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溪水由松江而來匯于此南流為黄浦東南入于海

義烏陳氏祠堂記

義烏陳氏之長曰惟蔭者既揔家政將作祠堂于所居發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謀於族人曰堂不難于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是其從子樵進曰禮之欲議尚矣與其議於家孰若倣諸人惟麟溪鄭氏世號義門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來況吾與之隣壤者哉盍一往觀之既觀而歸則告諸叔父曰樵已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蓋鄭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歲時有會男女異席宜為寢室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堂男女類序其文共書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滿則祧之是亦事亡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蔭曰然諸姪若文櫄等乃各量田出其粟五之一以相厥事凡為寢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賢八府君為不祧之主自其考庸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為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為子孫奉祀之位其兩傍又為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積粟以備修葺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固以高門工起於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會其邑鄉貢進士王君允達之上京師具書始末託以請記夫禮之制何本於人情而制故議禮之家可以遷徙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為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疎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二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是世之大

儒君子立爲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爲家禮一書然後其說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儒先哉葢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事亡之際其禮因復少變之又豈求異於他人哉葢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爲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爲常法以通行天下耳余嘉惟蔭之好禮而重允達之請也特爲記之以俟後世之君子云

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廬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今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愜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馨香弗聞肥腯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

岳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為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郡城
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繫此獨無非甚闕典乃告于教諭
四明陳君願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于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
充之君曰善為白于邑令陽曲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
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記其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
照臨雨露之霑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
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脩不足以彰其大功蓋雖欲報之有
不可得而報者而岳復為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
其心而已則其為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
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
欲拭目以觀況有若岳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岳字維瞻本常
之無錫人為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

為賢云

義烏縣重修永慕廟記

世道升于唐虞三代之時逮春秋戰國而降至於秦極矣其澆
風薄俗見於賈生之告漢文帝者可考顏孝子生其時顧獨以
孝稱至以名其縣其為人豈所謂特立之士與或曰秦都西北
而孝子生東南其惡政不足以被之殆不然夫東南之人亦多
矣獨稱孝子其必有過人者故唐虞三代之時有驩兜飛廉之
屬猶秦之世有孝子皆不隨世升降者也是故於孝子一人可
以見天性可以識人心其事甚難其功大宜其自秦至今
縣人廟祀之而不忘也初孝子未有廟宋端平三年丞相喬行
簡始為奏請而賜名永慕既而兵部郎康植稍創之又二十餘
年縣令李補乃大興厥功廟制始備因自為之記元末廟廢入

國朝若縣令李玉丞劉傑皆嘗修葺久而復廢廢而重修加于舊制則今縣令東莞方君俊之功爲多君將爲是舉既斥俸金倡其縣人一時好義者知之爭以財力來助後四月爲成化十年冬季董役者亟以完告鄉貢進士王君允達將樂令吳君吉甫皆縣人也喜君知所爲政相與求文記其事於是廟之役訖矣方君亦以母憂去矣後之爲縣者遽無所施其功矣然予聞孝子事以葬親故群烏啣土助之傷吻遂聞于世今廟左有墳巍然相去數十武宋魏文靖公了翁固嘗大書六字表之余恐里之無知者不有反畚其土以充版築陶埏者乎不有操斧斤以伐其木縱牛羊以踐其地者乎畚之伐之踐之則傷孝子之心矣若然雖則棟宇完美將舍之而不居犧牲肥而黍稷馨將吐之而不食矣其亦封其墳崇其垣固其門而謹視之然後孝子之心安安則有廟必居有祭必享而方君之功始爲不負矣用書此以告後之爲縣者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刊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方鎮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穆宗詔愈宣慰其軍且戒愈度事可否無必入愈奮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當是時庭湊操刃逆愈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說將士聞之震掉失措氣沮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失一鏃服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竊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于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　皇明初興以文章用

于時者多娶產若學士宋公景濂待制王公子充尤稱傑然者二公之在館閣日惟以文章為事人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公奉使西南夷而伏節以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蓋高皇帝以神武取天下號為無敵獨雲南恃其嶮遠未下乃洪武五年以公使其地僉謂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夷虜公受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理麻諭之再三初皆有降意已而猶豫留公不遣公持節必俟降之乃返會元之遺孽有使雲南聞納我使讓梁王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國勢為詞其言甚壯且曰我遠使來誓為國死不能為若屈元使怒梁王恐遂死公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郡縣之又後為正統六年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報其死節云嗚呼公之為文學乎韓者也其為使亦同乎韓者也而其事之成否身之存亡則有幸不幸之分焉然公不可謂不幸者故姑即並時宋公較之當二公以文章見用其名宦是相伯仲宋公之位差顯然身見其子若孫皆死于法既老不能免巴蜀之行而其故居在金華者猶馬荊棘過者憐之若公則沒于王事其氣節偉然宜官有贈行有謚而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田廬又有為廟于家以祀公如其曾孫今進士汶者此所以為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其兄綏謀作家廟不果僅即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博士之子處士稌仍其舊室既卑隘歲久將壓汶始克為之乃擇正寢之東為屋三間中奉公為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祔右男左女秩如也垣門堦庭高固整廣不陋不侈於禮為宜工始於成化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訖功汶復割田倡其族

人以供粢盛之費乃以書告其友吳寬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庖湢齋戒燕飲之所皆所宜為而未為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然吾志有在終當為之幸子為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寬感君之好禮不復辭讓輒為書之是廟也凡以奉王氏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者蓋公王氏百世不遷之祖也為百世不遷之祖則享百世不遷之祀夫世至于百遠矣後人能如汶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是亦汶之志也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倣乎漢其名取乎周其原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數言著乎舜典周之論秀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說粲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宋而元益以文章經術取士士緐此選者高言乎天道卑言乎人事近言乎折旬遠言乎夷狄若性命道德之奧教化風俗之機綱維之張弛禮文之回革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上所當聞下所當為者一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諫也存乎士而士之志於是乎見其言用與舍也存乎君而君之德亦於是乎見士之志君之德皆於是乎見則世道之昇降亦於是乎見矣　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之蓋　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延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嚮風爭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

星列雲族煥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
吳爲蘇古縣縣有學舊在定胥門內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
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人適出吳學邑之人雜然譁曰是地之
利也四方傳言以爲奇事其識者則疑之蓋王者必世而後仁
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　明之文歷
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
徙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徙于百年之後欲科第
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也進士
例題名學官於是教諭汪洋訓導潘蓬陶福相率言于令若守
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庚辰科以來得若干人次第刻之石
而虛其下則有俟乎將來者

嘉興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今之應進士貢者皆郡邑之秀學校之良始而憲臣校其文貢
于省試之謂之鄉試其法嚴甚皆視其地人才之多寡而定之
解額已乃貢于禮部試之謂之會試其法如前有司得其人略
具名數請于　上裁已乃貢于廷試之選舉至此則不復去
留而皆得預進士之賜然又爲之差等焉其精審如此凡前二
試既書其名榜中猶以不能廣於四方也復刻木傳之至廷試
而制益詳猶以不能乘於久也復立石太學傳之其慎重又如
此然彼士之題名于石者固本郡邑而升學校而出者也於是
守令有倣其制而爲之者以鄉邦之盛事而他日文獻之可徵
者在此也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江其首曰嘉興爲屬郡
郡有屬邑亦曰嘉興邑今太原陳君璧嘗委其學之師生取
國初以來凡貢士于省士于部于廷者悉刻之石使來請余爲記

蓋題名之舉其初亦惟欲不沒其人而已孰知人有賢否則視其名者必有美刺既有美刺則反於身者可無勸沮所係有甚大者嘉興浙西之大邑也自李唐時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鄉遂啓後代斯文之盛然往者吾不可知今之仕者莫不出於科第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爲吾身之慎重乎且古之仕者必考其德行而賓興之後世此法已廢然君子將曰其廢而遂廢其所以修身乎出者吾不可知今之游學者將皆由科第而出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爲吾身之慎重乎若然則斯石也豈徒不沒其人而已信乎所係有甚大者陳君以名進士來爲茲邑剛明廉敏克舉其職可謂能慎重其身有光於科第矣其又爲此舉豈將視此以自勸沮而益資其宦學也乎

望洋書堂記

出葑門而行有浦有涇有江有湖望之渺然皆水也人之相往來非舟楫不通非橋梁不渡故吳自古稱澤國而禹貢紀揚州之域之水而吳居其二焉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間蓋嘗聚書數千卷築室而藏之曰題曰望洋書堂夫望洋者莊子之寓言也季止何取於斯蓋水之爲物孔孟每舉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此類是已若此雖出於莊子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大凡物不可以相形形之則有小大學不可以相較較之則有淺深知其小自以爲足而不窮其大觀物者之鄙也得其淺自以爲至而不造其深學道者之陋也以觀物之妙而爲學道之助此河伯之歎非歎水也歎道也故其言曰聞道自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然

而季止之所望者于江于湖而止其亦不免笑於大方之家也乎嘗試與子東行百里登丘而望則海固在而水之大者於是為至矣將驚焉惜無辯如海若者語子以道爾雖然若則辯矣於道未聞也其亦反吾舟升吾堂日取孔孟之書讀之當自有得則海之為助也多所謂大方之家且歸於子矣子之兄仲山方以水部主事分司海上固當有得於水試以余言質之

榕江記

木之產于地者曰松曰栢曰栝曰檜曰豫章曰桐梓皆良材也以材之良不用于什器而于宮室亦不枉其材矣然而數木也其生偏于天下而亦足天下之用惟五嶺之南有木曰榕臃腫離奇傴僂蓊鬱彭橫柯曲榦間有絲馬垂地輒復為根歲久叢生

成林其高且大過松栢栝檜豫章其不黃落而凋桐梓所不及也榕既偏生一隅中原之人初不之識故詩三百多草木之名而篇皆不載後世如郭璞陸佃之博物者書復遺之侄一見於柳子厚之詩而已余嘗讀子厚之詩而識其名詢之土人而知其狀曰此可取以警乎人矣蓋榕之材雖不若松栢之類之堅可用之於宮室而其高大不黃落而凋足以蔭庇乎人嶺南春夏之交日氣酷烈行旅負載之徒跋履勞苦爭息其下或風雨暴至就而避之亦何異夏屋之帡幪也故雖不為宮室之用而其功與宮室等豈不猶鄉里巨人厭爵祿謝民社而浮沉乎閒井之間一旦里之人有急焉投之無不周卹者豈惟僅全其身以自足而已潮陽隱士陳孔誠甫淳村恭謹兼通陰陽樹藝之說家邑之華里村宅前有榕數十株數邀賓友携子弟往遊其

間彈琴賦詩意甚樂也有水自西山來折而東環其宅又東注于海而榕適際水水日夜漱其根濯其條更茂密可愛孔誠或坐盤石投竿而釣悠然有會于心因自號榕江或謂之曰子其終老于是而忘斯世耶則對曰吾已有子出而仕矣於是使其子吳江教諭顯來乞余記所謂榕江者蓋孔誠託此以自警者意實有在豈惟追涼風弄明月以為供賓友子弟之樂之計耶且江之廣不足以為負舟然抱甕者即之亦可以灌畦孰謂孔誠無意於此江本出岷山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此亦曰江南人指水之急流者多借以名之爾

虛菴記

盍嘗觀於理矣大而極於天地遠而貫乎古今廣而散乎萬物而人之一心至小也至大者寓焉至近也至遠者統焉至狹也至廣者具焉此無他其為體有限其為量無窮也心之量何如虛而已矣自私者或閉其出入之門自昧者或塞其神明之舍於是斯理無從而入大者由我而小遠者由我而近廣者由我而狹此可咎乎理哉試舉其麤(麤)者言之耳以虛而後天下之聲入聽者雖雷霆不能聞矣目以虛而後天下之色入瞥者雖黼黻不能視矣以至於鼻於口莫不皆然而況於心之危而微者乎吾友南昌太守張侯汝振嘗讀易至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深有契於其指曰以虛菴自號而屬余為記余非知易者然竊觀於理與心而得之澤譬則理山譬則心也澤之所鍾者水山之所聚者土水性潤而下土性燥而納土之燥也水以之而入心之虛也理以之而入此君子之受於人者用此道也汝振少登甲科為六卿屬輒以清慎舉其職聲名盛矣

然其自視欿然及爲南昌凡所設施皆出乎流俗郡中論　國朝賢守以汝振居一二而汝振所以欿然者益甚簿書之餘方日夜求治道察民情欲與古循吏並列有樂正子好善遺意夫有千里之寄而位乎千萬人之上此地上有山之象於此而好善不足此山上有澤之象善矣汝振取於易之虛也然而虛者於理有所得而不自滿之謂使其中無所得而曰虛焉者此鄙夫之空空其心茫然而無所主莊子所謂虛舟也惟其有所得而不自以爲得則受於人者充然而有餘裕然後施於人者瞭然而無所窒礙又莊子所謂虛室也此亦虛菴之一說也

冷菴記

天地之氣以時而變春溫而後爲夏夏燠矣極則變而爲秋秋涼而後爲冬冬寒矣極則又變而爲春四氣循環蓋未有溫而不燠燠而不涼涼而不寒寒而不溫者也然有當其時而者洪範所謂恒燠若恒寒若是也亦有變非其時者月令所謂寒氣總至凍閉不密是也則氣雖出於天必有人事以感召之二書皆爲治道而作夫豈誣人者哉陳君粹之僉江西提刑按察司事治聲既著而獨有取於冷之說至以名其菴觀其意豈政欲尚急而事不好謀乎且粹之刑官也凡所謂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皆其職之當然者豈欲先時而有爲後時而不爲乎不然豈以其官之冷如杜子美贈鄭虔之云乎虔在當時徒以三絕見稱于人祿山之叛與王維輩同受僞署彊顏苟活其爲人亦厭寒而喜燠者曾謂粹之慕之乎而況粹之以名進士拜廷尉屬出佐臬司憲節所至前迎而後擁其勢力足以造命其號令足以使人官且不冷乎求之治道而不得參之官

秩而不合然則有取於冷者何哉夫粹之官雖顯其謙抑謹畏泊然如寒士視氣燄薰灼之徒平生不忍一過其門其自守如清冰嚴霜凜凜乎人不可犯此其所以為冷菴也乎其求記於余也久至是始復之必有知粹之者以余言為然

蕨菴記

蕨草類也或謂之柘漠郊祀歌泰尊柘漿是也蓋其甘美芳潔可羞于神明不獨解醒止渴如神農氏之書所載而已至晉顧長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漸入佳境之語後世遂以人晚節儗之抑愷之善謹孰知一時之戲遂為千古之談耶今山西參政致仕祝公乃以蕨菴號吾里錢翁叔謙且為賦其事翁喜而再拜以受復來屬余記之錢氏世居吳郡樂橋之北與余家東西相距不五十武翁兄弟五人家庭間斑白相映比歲四人者皆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蕨菴之號於翁宜且老者自古為貴當虞夏商周之世養國老庶老莫不有學至于巡守諸侯養老有慶遺老有讓猶惓惓焉降及春秋世道衰矣蔡丘之會亦以敬老為命夫老之所以取貴者豈徒以其年之高哉其於世故也純熟於理道也明達固將乞言以裨益於治耳而老者亦曰吾年不可以徒高也思益邵其德若卑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戒之詩乃所謂老也使若黃髮兒齒梨面鮐背而曰吾老矣考其德曾孺子之不若槩可以列豆籩進几杖養而敬之乎是故朽株斷梗而人不之食者以無甘美芳潔之味園公田叟而人不之敬者以無純熟明達之德也今於翁之為人靜厚

而端重和易而詳雅鄉人之所師事郡大夫之所賓禮不可謂
徒老者其生餘七十年矣狀貌充然如壯夫方日從公卿士
與夫高僧逸人徜徉山林泉石間其中必有得也

鮑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三

記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牌記

浙河之東多可耕之田而常苦水旱然亦莫甚於紹興蓋其地
界于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溪則江流暴
漲而田皆沒其患豈無自而致者嘗考之郡有小江有漁浦浦
舊有磧堰凡水自山陰之天樂慈姑麻溪而來與會稽義烏諸
暨之水合流于江者足以障之不使分殺其勢則沙固不能當
其湍悍矣夫水道無阻則潦易洩而旱有濟其為利也可知自
堰之廢農人始以為病既久莫有為民慮者浮梁戴侯廷節由
監察御史出知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利既相山陰
境內置五牌以洩江南江北之水矣他日行縣至蕭山問民所

苦縣令陳君瑤亦以苦水對侯遂與之行水指龕山斷處曰是獨不可置牐乎乃以委陳君君召父老沈珪輩經度材用而命司稅淩禎宣義郎汪雷督功功訖因名曰龕山牐仍設卒守之相時旱澇以爲啓閉自是水有節宣田無汙萊農人復以爲利於是陳君念侯之功不可無紀述爲書授儒士沈鍔求記於予予未暇作會陳君以憂制去而宜興吳君淑來代修治益謹曰不可使侯之功終泯泯也乃復以書來促之蓋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雖天地之大凡可以養人者必其人輔相而致其可以病者尤甚爲民牧者首宜施之力治之然人莫不曰治水惟得其要者難爾治得其要雖洪水能導之於禹治失其要雖淮水不能堰之於梁則人力亦未可以槩施之也今夫蕭山爲縣東南有小江既漲塞以阻水之行矣西北有錢塘江顧其廣足以有容而龕山當其涯適有斷處此猶兵家井陘之陿馬陵之險也使治水者不于此而他圖又猶兵之四出漫戰于野舍其吭而不之扼也是豈可哉今也爲牐于此雖尋丈之間凡木石之具足爲當關之一夫抑何水患之不能捍者此戴侯之功書以告後之人也寔宜是牐也久而必敝後之人修之而復敝而復修之雖至于千百世可也雖與龕山相爲存亡可也則其利豈止今日而已牐之制爲門二中施橫木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傍列石柱上架石梁各四其材用木爲椿三百石爲丈六百灰爲斤三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起于成化乙未之四月訖于是年之十二月又三年戊戌七月戊子記

南野記

去歲之冬予以事出城之東北扁舟行三十里許見積水渺然

捕魚擉鱉之徒往來于其間民際水而屋泛泛若野航問之民此江耶湖耶則以田對予因驚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南又行二十餘里其田稍高隱然有疆畎視其田間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嘗有秋矣及視其民皆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且稱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爲口腹計耶因益念曰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蓋自長洲以達于海虞之境皆可推而知也無錫與二邑爲隣壤其地獨高土獨厚高而厚宜有旱乾之憂然其間有溝有渠足以瀦水澇則能容納旱則能灌輸故稻麥恒熟且其農功甚勤終歲竭力於壟上者不息又其賦視吳中輕什伍自非有螟蟻風霜之變民不至飢也邑有趙氏從長洲而遷世有積德以力田爲業宅之南有田不知頃畝其彥曰廣淵因以南野爲號求予文記之予聞趙氏屠鴻山之麓去山數里又有若鵞蕩者有田可收也而又有山可登有水可浮也於已已足於人無求讀吾書循吾理安吾分樂君上之賜而不遺父母兄弟之羞他鄉之民何敢望廣淵也是爲南野記

寶訓堂記

宋人有好書以名齋者米芾之寶晉是也有好畫以名堂者王詵之寶繪是也書與畫皆吾長洲魏氏之所有不之寶而寶訓焉君子與之所謂寶訓者蓋魏之先有曰景純翁年八十五時手書百餘言以示其子本成本成謹受之所以守身而承家者惟其訓是賴至其孫公美曾孫芳藏其手蹟益謹他日作堂以居遂名之曰寶訓復走予請一言記之詩人之言曰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夫人之於人且有賤惡之者桑梓二木耳而曰恭敬豈人不如木哉說詩者曰古者樹二木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罷用者以其為父母所植而恭敬之此孝子之心也然孝子於木猶加恭敬況其形之於言筆之成章而諄諄以訓我者其敢慢易也乎維昔趙簡子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之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二簡甚微古之人固有以此觀其子孫之賢否者矣今景純之沒已久其訓詞宁嘗一讀之不待識其人而知其賢於是本成亦以即世公美且老而芳尚壯於寶訓之有堂也觀魏氏三世之賢者於是乎在

王澗記

吳之集祥里自唐以來有廟祀周之康王久而廟將壓天順初先修誤公倡里人重建之復自購廟中故地嘗所侵于民家者得什二三作小屋于後以俟守廟者居更二十年莫能得其人有道家者流沈復中始自城西福濟觀遷入之復中吳之虎溪人也謹厚質樸里人曰宜顧嘗自號玉澗丐予為記爾雅謂山夾水曰澗則澗者水之行于地中者也復中所居城市之所環繞廬井之所貫絡求諸山水無所得安有所謂澗者豈其必家虎溪既壯去其父母而猶思其地耶夫虎溪山水則有之亦安有所謂玉澗者必欲求其實則玉出於西域去中國餘萬里如于闐之三河可以當之然人蹟罕至又何有於斯耶雖然復中老氏之徒也老氏之言曰不出戶知天下當其晏坐一室神游八表視析津咸池皆吾目前之一沼耳何三河之遠之有以是

而記玉澗庶幾得之然此亦外也非內也學道者守一身而忘萬物凡口鼻耳目之屬皆有所託喻若黃庭經所謂玉池者安知非復中所謂玉澗類耶嚥嗽之際汪然而盈谷然而鳴潨然而行孰謂玉澗在乎兩山之間萬里之外而不在乎吾之一身耶

周孝子廟記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好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于其家以已為神告其母且曰容頑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菑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鉥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　國朝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灋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玘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

廟故西向始易以南奕墻整有堂有垣有門覆井有亭
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
率言其事可記英遂龍石丐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
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
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瀘謂瀘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
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瀘施
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
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
而禹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
廟祝非其鬼人亦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
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
利者皆是曾謂孝子宜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
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
之成不能已於記

歸菴記

齊景公登牛山臨其國城泫然流涕曰美哉國乎何為去此而
死至桓魋死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君子同以為愚夫景公有馬
千駟之人也所以重去其國固宜孔子大聖也而魋欲殺之尚
何望其能明乎死生之際哉若夫漢之陽王孫戒其子以裸葬
達則達矣然視墨子之儉且不及於儒者之道何有承事郎海
虞錢君允言年六十即治葬穴於虞山之下曰寶嚴灣而屋其
旁以為歲時游宴之所題曰歸菴乞予文記之歸之為言蓋取
樂正子春之答其門人者允言有取於此其賢於人也可見夫
雲歸於山水歸於鳌鳥歸於林獸歸於壙凡物必有所歸也而

況於人乎蓋求備物者朝適於市及暮則歸於家者歸之近者也豈若歸於穴者之久自世之庸人以是爲諱雖附於身者不豫爲備又況深檐高棟而豫爲備況附於棺者乎附於棺者不豫爲備又況深檐高棟而大書以表之乎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逸少晉人也而猶爲此言此君所以爲賢也與錢氏在邑中稱故家其先世有孝義行甚著子孫貴顯至君持身益謹尤善教子子承德且登進士第出爲縣令行當召還有封典下其家矣游宴之樂蓋自今始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爲西山之游予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爲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巖讀宋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隆晚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孫天類更名其里隱士徐孟祥同道予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緣玉遮入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眠松遂泛下崦入銅阬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山飲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已已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已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錄歸用莊備山中故事

慧林房記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崇杰傳某珪珪傳某賢賢傳與齊齊傳永默默傳宏漸當國初有詔天下

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旁名時洪武辛未也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室廬益敝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逐相與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于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于江左蘇之有寺益自此始至于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宮廬廣殿徧于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若前代之甚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于斯金碧丹臒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　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爲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頹垣壞礎閒龍晦秩秩使人得耕種以爲食者皆昔所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著于律求一寺之肇建者不可得此固　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考其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繼流中興先君友善予幼猶及識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愿不妄交游益予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爲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爲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爲東洞庭之游良久心吳氏有興行

十里許入俞鴈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莫辯山有九鴈九鴈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轂瀡瀡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招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此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爲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爲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　國初而深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至僧亦絶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

山瀘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蓋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爲記

崔巡撫辯誣記

國家屯軍旅爲防姦禦侮計自京師達于邊徼曰衛曰所建置殆徧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瀘子孫絶則以同籍者補充惟別籍亦謫發之先者不豫其人書于版冊甚詳里有正有脊有者老版冊一出其手歲久弊起或脫漏或隱匿其罪著于律令甚重每歲部符下府州縣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歲特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謂之軍政其瀘載于條例甚備蓋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幸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瀘意以爲民患若某衛軍王阿隆者故崑山縣大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没而戶且絶其

族子凱一日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裔匿他里蓋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觀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今職方郎中陸君文量時尚遊鄉校以其父其為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為詞衆爭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辯檄觀辯之觀不理衆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苖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實天順四年之八月也時文量為雪冤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于衆欲建公生祠歲時祝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衆益思公文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幸書之予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正統元年進士第歷仕內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善斷其巡撫左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徵之凶暴專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辯者徵輒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也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辱宗璉痛民無辜竟忿鬱以死死之日民相率舁走哭奠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江陰之君山盧陵楊文貞公實記其事而徵後犯濃死刑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

道路見者猶嗤笑之此垂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徵之甚而宗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之勸懲云

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玉汝昆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玉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晝水波若空尊俎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漢陂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玉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患未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蓴墟登磧沙入瑞雲觀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山沒於渚雲馬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蓋亭於東湖再樂特再遊耳使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玉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尚為執筆賦之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

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爲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非特視學爲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八年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內悉安歎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不敢專也乃請于巡撫左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次作櫺星門南與殿直以十年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廚皆以次改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智輩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復爲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者以免有司之過耳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群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爲孔子重輕而朝廷不然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　詔下爲十二年九月廟適以功完告明年春祭籩豆既陳佾舞就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爲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耶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伸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

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於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寛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廟門之西更為門于洋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興廟學為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胡忠簡公祠記

有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忠簡胡公吉之廬陵人也公薨後鄉人祠之學官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之祠于家者則宋元之季兩燬于兵至　國朝宣德乙卯其九世孫伯俊始復率其族人構之今其祠在所居香城里者是也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服窮則濫不得祀今去公三百餘年矣子孫何故而祠之子孫可也鄉人又何故而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何也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警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殫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此公之功也蓋當宋宋之季靖康之初金虜一

旦長驅而南遂陷京城已而乘輿北狩宗社南遷軍民困於迫逐府庫竭於徵求中國之禍莫甚於此原其始之所以啓此禍者固由閹人喜功之過按其終之所以成此禍者則由朝士主和之罪也而其爲罪之魁者則莫若一秦檜檜之凶悖挾虜勢以爲要君之計竊主柄以遂固人之謀從違在人禍福惟已然當其時朝士林立昧於永圖檜言一出從者如響其違之者不過徵言其失於利害之間有能明目張瞻而極論之者不過公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若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實有不與虜共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眞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之際惓惓必以恢復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弔十可賀之策及薨遺表猶有願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乎其宋之砥柱乎當時舊物雖舍公之言不能盡復而斯世公道卒因公之言未至盡亡遂使天下之人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讐知所當報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其功所以爲盛也此固雖他郡祠之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於是祠成而伯儉卒其子若環益修葺之至其孫縉又述其祖父之意請寬記其事寬少讀公奏疏已得公之爲人而敬慕之後獲與縉同年既以識其子孫爲幸又以無文之言記公之祠不尤幸乎祠凡三楹中奉公遺像而其子江東運判澥其孫戶部尚書槻少師兵部尚書椰以及運判之子栈並從祀于旁其諸顯者尚多以世數疏遠不預也栈嘗仕于朝忤史丞相彌遠出主管華州雲臺觀終德慶守綽有祖風於縉爲

九世祖縉以名進士拜行人奉使所至以清介稱亦不失其家
濂者因併書之以見胡氏之盛云

休寧縣兖山二堨記

休寧爲縣多山山中多田之勢既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常得
也故民每有旱暵之憂幸而兩崖之間有渠焉其水可以溉田
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
之之濂而堨以築堨即堰也縣人之語然爾此濂既善而其利
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淫溢下流湍悍所謂堨者或薄與狹
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之勞而人亦困蓋縣之東南曰兖山
有水自遂安白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淅河而去至此其流甚
下其水甚急而其渠甚闊堨之築始難爲功故有齊程二堨成
而壞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義而多才識嘗
以政築堰事告于縣縣令信之委爲堨長乃率其衆籍于官計
田畝出財力先事齊堨堨成長四十丈廣二丈用工八百起于
正統戊辰畢於是歲之冬既乃及程堨至此則其流益下其水
益急其渠益闊而功尤難始伐石築之又以其家田多比近諸
凡所費不敢及其里人也堨成長五十丈廣三丈用工二千起
于天順壬午之秋畢于甲申之冬二堨凡溉田五十頃其渠長
及四里補缺塞漏不遺餘力於是水道既修天時無患田率有
秋而其直倍常里人德之世寧以程堨堅而可久獨謂齊堨久
亦壞也乃復什其人歲出財力修之徐圖易以石焉因其弟新
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諸後人俾勿壞嗟夫人豈必
仕而後能成事哉亦隨其身之所處而施其力之可行者耳處
天下有天下之事處一國有一國之事以至於處一鄉一里有

一鄉一里之事使處天下與國而事無所建不若處鄉里而能建事者如世寧新安一隱士耳其水利所及下馬飽其家族中焉惠其鄉里上馬給其　國用使其出而用世則鄭國白公王延世之所行可推而行之天下與國也吾故與其人而記之

觀泉亭記

自　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堵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汩汩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治之三歲始代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當歲之春因以觀泉名之書來求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于山水之間略舉泉言之若柳子之於愚泉歐陽公之於釀泉可以槩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得盡其用于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為自娛之資而已今廷儀則以泉為職者也方其從事於斯歷曠野入重山險遠幽窮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潺湲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　國用當是時有志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渟滀而無為觀

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寧為此乎為彼乎初廷儀受代為吾友徐君仲山其勤敏乎尤知之仲山嘗著泉志九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于編乎皆識之計散見於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關於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黃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久仕於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為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先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敘其功而望其成焉

博平縣遷學記

博平為縣屬東昌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為蓋置器者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也置非其所欲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有不可已者而非後人之所好為改更也初學建于縣治之東歲久而廢　國初文治肇修有　詔天下復廢學而博平始克重建然其地舊為汙池實土以築僅克成功終其卑濕未幾而壞壞輒修之而卒壞焉者重以夏秋雨潦不勝浸淫之為患也比歲齋廬門廡壞且不存其存者殿堂數楹巋然頹垣中亦欹傾將壓甚非　朝廷所以建學之制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為縣始入學顧而歎曰學之敝其甚矣進諸生問之得其故則問常所游於學者其數有幾曰餘百人學重建以來出而取科第者其數有幾曰僅六人且曰茲事寥寥六十年無繼之者矣君復歎曰學之敝若是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材之不振也其必有以改更之乃行視地得布政分司于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燥而可

居其屋宇麤略而可因則具其事移于巡按御史于司于府報皆曰宜明年功興而君則不忍以財力困其民也顧得錢之沒入于官者若干緡穀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而委主簿雷義修而爲用凡學之故材復撤而改之民故無所困而功卒完六月堂成七月齋廬成已而廟成至於師生私居之舍亦以次成矣於是游于斯者講授有所祀饗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意是歲秋舉于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嘆以爲吾賢令之所致也他日師生走書京師特求予文記其所以遷學者惟古人有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於楚丘召穆公之於謝邑莫不相度其地之宜見於詩者可考也若夫宮室之美則尤詳於斯干之篇而況天子之有辟廱諸侯之有泮宮皆行禮之地不得其宜與美何於樂思樂之云之有夫廱與泮其制皆取於水未聞置於水者也而博平爲學若此始謀者亦既不謹後之人又特補漏支傾因循苟且而爲居逸遺勞之計且其人率皆久任可以有爲而不爲何其怠也今夫文君由甲科而出補任于茲未及改歲而　召命且下其事未暇以爲而復爲之又何其勤也君廉敏多惠政數奏疏于　朝乞蠲除民間所尤疾苦者非特遷學一事可書也而遷學又事之可久政之至重者故特書之亦俾後之游于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武學設廟像記

京師有武學所以教諸衛武臣之子孫將世其官者其始建于正統癸亥制尚弗稱後　朝廷以城東舊第賜故太平侯張公已而公辭焉有　詔改爲學而以國子監丞閻禹錫掌學事學既宏麗師生安焉顧學無廟其制弗備成化己丑禹錫爲奏請

乃得建廟葢特改明倫堂為大成殿而以其後室為堂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嘗與諸同列入學校藝已則謁廟歎曰聖世承平文教旁達雖州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聖賢像緊此獨用木主於廟制亦弗備聞故陸侍郎家有孔子幷四配像盍往請之於是侍郎之子郎中華等相與喜而言曰先人為此豈欲私於家者誠得備廟制有補於學官甚幸吾何敢愛一時好義者更出貲以相木石之費師生益喜以學事督于兵部也白之若尚書涞水張公而下皆欣然曰宜以乙巳二月之吉輿置殿中而奉安之祭告如禮教授朱暕以嘗任其事也謁予記予諾之而未暇以為既久今尚書華容劉公兵務之餘益[illegible]以英公之意美而不可負也復請於予夫聚數百人於[illegible]以師儒督之以文武大臣其紫進士以明乎孔子之所

刪述者什一二耳其餘所誦而習之者非兵書乎所試而策之者非方略乎所操而為業者非馳射之間乎較其勤惰第其工拙月有課歲有賞　國家安不忘危作興材藝以為緩急之用者至矣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以未學軍旅為對其冝為之師以饗其祀乎或者不能無疑於此噫孔子大聖也豈以軍旅而不知者盍不觀於夾谷之會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因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及齊使來人以兵劫定公折之以言諭之以理齊卒以汶陽之田歸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軍旅之事莫大於此則知孔子所以不對者以靈公失道而復以此問為不當耳故曰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其無常師此所以為文武之師而通天下宜祀之也與雖然廟之有主古之制也易主為象後世之制也不從乎古而

從後世豈不以升降於斯俯仰於斯者釋弓矢而執籩豆離士卒而親工祝觀道德之容洋洋乎其盛足以作其禮義之勇消其悍戾之氣而君子猶有取乎故為書之

聽烏軒記

距吳城東三里葬谿之上有封若堂焉者故長洲朱處士叔明之墓也墓之側有屋若丹焉者處士之子顯廬于其墓者也處士既沒顯居喪盡禮鄉人以為孝且葬日哭於墓墓有木百株烏數十旦暮鳴其上不去顯聽之哭益哀或者因題其屋曰聽烏軒云吳寬曰父子之恩人與烏同也父子之性人之所通烏之所塞也而世言烏生子輒反哺則烏之通於父子之性者烏而已然而烏有口必鳴者也初何與於人人有耳必聽者也亦何止於烏其鳴也若獨為人而鳴其聽也若獨為烏而聽者蓋亦有所相感焉耳夫惟有所相感也故鳴者不鳴之以口而鳴之以意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心則凡鳴乎其前者皆足以動乎其中況烏固烏之孝者哉是故旦而鳴焉吾聽之戚然而不樂感吾定於親之時也暮而鳴焉吾聽之慘然而不寧感吾省於親之時也其鳴益悲其哀益切則是其啞啞者足以致吾之皇皇其援援者足以益吾之望望鳴之者弗止哀之者弗輟孰謂烏不為人而鳴人不為烏而聽也哉作聽烏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孔子生於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為多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具於孔氏而司馬遷敘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

十餘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餘人之儔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所在學者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秋秋視唐尤盛至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子而況爲魯之人耶然學者之事甚博非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此學校所由設而爲親師取友之地舍是雖魯人亦難爲賢也今之兗州府故魯地府之西南百八十里有縣曰金鄉故有學旁岱嶽祠金大定間始遷于縣治之東既壞　國朝洪武元年重建復壞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比歲水溢爲患而學益壞諸生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僦居於外而教亦弛盛君德汝人也以進士來知縣事敏而有爲謂興學養士尤不可緩則白其事於府從之初市材營作以居學官屬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爲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四月三日興功因在官者役之更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爲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費而民不勞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而功迄完凡堂皇齋舍殿廡門牆以及倉庫庖厨其制一新至所謂墳書臺講文亭射圃之類廢輒修舉不遺餘力蓋自有學以來莫有盛於斯者於是教諭古吳金君銑具書其事抵予求記夫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諸侯略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游於斯者其尚無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爲魯之人哉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庶人特祭於寢天子尊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爲廟若夫士於制既不得爲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專意於先世之地此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爲天下之通禮也按其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夫正寢之東陽位也蓋灋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急於事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爲而又不可不爲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其宮大其室以爲賓客之樂妻妾之奉子孫之計者皆是語及先世則漠乎不以爲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度置神主其苟簡至是雖諸侯大夫或然況乎爲士若庶人者哉錢氏在江南爲名族其世代遷徙考於前人之述作可見蓋自吳越忠懿王俶納國于宋至于今餘五百年子孫業儒而爲士務農而爲庶如無錫孰橋之族尤盛者若將仕府君惟常既用朱子之說以祀其先至如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說是遵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既沒其子孟濬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濬以爲懼既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日益衆堂成殆無所容乃即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于上其下因爲藏器物若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爲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諗於予遂請爲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季武子許之錢氏之爲此舉其亦禮之變者與蓋爽塏而不汚深廣而有容周旋於斯著存於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與世之苟簡者異甚雖以爲祠也亦

宜乃書以復孟濬其尚安焉孟濬之先曰元永嘉書院山長彥
春生文林處士伯剛伯剛生梅堂處士公達公達生惟常此其
四世所得祠者惟常有弟二人曰惟孝惟義父沒而異居諸子
曰孟津孟溥輩又各為小宗之祠云

三辰堂記

維 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
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
蘇而已蘇之易始於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
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
方先生為漢楊何云先生諱巽順中其字也登永樂甲辰進士
第後十二年為正統丙辰而其子令贛州守睢字德明者繼之
又三十六年為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
復繼之三世榮顯歲適皆在辰人以為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
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為之記予因歎曰
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蘇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
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由辛於今曰行之皆如制
殆三十科于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一二
人若陋邦僻邑至未嘗有薦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
難也如此而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
獨蓋於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於一時不若
父子相繼之遠況又繼之以孫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乎蓋事之
來也有自德之發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聞其先有隱德始
於其身發之而又不及授政以沒後僅以贛州公嘗任御史獲
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也惟公昔有敭憲臺及出守大郡

惠政在人今工部以明敏勤慎為　朝廷任用方奉　詔行水淮濟間且有利益於　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有蒙其澤繼之而益盛者乎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絶矣金華黃文獻公寔為記其事入　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　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濡華經鑒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濃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

廢也則澤公之爲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爲彼而不爲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亨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得月亭記

吳縣西五十里有巨浸禹貢所謂震澤是也周職方又曰具區今吳人皆舍之不稱稱必曰太湖嘗觀昌黎韓子有避風太湖七日鹿角之語則指楚之洞庭而言今湖中多山其最大者亦以洞庭號之又山上有地曰角頭土人謂漢角里先生嘗居此其說固無據豈吳楚二水其大相敵故其名相倣耶且山有洞因名不知湖何以名郭景純謂巴陵有地道潛通此山然則楚以名水吳以名山蓋以此與予生未嘗遊楚徒得其概觀於傳記詩歌之內而吳固吾鄉也往嘗過友人王翰林濟之水行出胥口適煙雨滿湖初焉山光水面已而雲氣瀰漫忽失所在扁舟泛泛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則奇而可玩矣竊意使當良夜月出其間鷗鷺驚飛魚龍戲蒋清風來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萬頃其奇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胤則屬而競秀於空明之際若不相讓濟之先託以隱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韓港南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既下世其父光化令解組而歸受封就養歲修葺之與宗族賓客登臨以樂濟之因屬予記夫月天下所共有也而必于此曰得月者益以惟此可以盡月之奇他雖有之不足爲得耳然其奇惟居于此者知之蒋于此者知之他人不知也光化父子固所知者雖欲告予亦不能也而予又安

能言之

記十一首

塗嶺南窩記

莆陽之野有鳳山山之北里許爲象峯峯之東又里許爲寶澗澗之南二百步則爲塗嶺皆勝處也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既即象峯葬其先進士府君鳳山葬其先太孺人則又遷其先大父兵部府君改葬于寶澗乃曰吾於先世之藏亦既盡心矣惟吾奉遺體將六十年于此不豫治所以藏焉之地其何以爲子孫耶於是又即塗嶺而經營之既成坡壠聯屬壑于前水泉瀠洄于外其左則峯巒北峙而昂然以高其右則嶺岫南趨而偃然以下以其拱護之周密也因名曰塗嶺南窩而屬予記之蓋既久始克以復君初以名進士拜御史之職自以遭遇　清時感激

奮發凡事可言不知則已蓋嘗上疏論大臣在景泰時事
上命鞫于朝堂其罪叵測已而大臣且為救解言林某所以不
可罪者　上亦察其意在　朝廷無他圖也遂釋之當是時
天子仁明大臣忠厚君剛直一舉而三得之中外相傳以為盛
事君既出提畿內學校建白益不已自度與時不合則移疾還
家踰十年吏部復彊起之至則都臺遂以兩浙鹽濛奏公往理
出　國門未遠復即條數事馳奏人益為公危之不自卹也蓋
公至是剛直之氣雖凜然如故然心益勞貌益衰居數月實以
病求去而不可得矣或謂君以孤童自樹立不思保其身以延
其世徒以有言責乃累累獻納以蹈危險之地向非　上保
全之則無此身已久是固意在　朝廷矣奈家門何及此顧區
區為塗嶺之藏竊疑其所以為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人未有不死者死固為得其死況公
固有言責而非犯出位之譏者乎故得其死雖其身委之溝壑
君子且榮之豈徒榮其人且榮其父祖以為有子也有孫也孝
固莫大於此然此豈為人臣為人子孫者之所願哉今公既幸
其身之能保乃為此南窩者百歲之後斂手足形體附先人之
側又合夫古人全而歸之之道其所頓無不得矣吾是以記之
而不終辭南窩之前有田若干畝歲所入可充祭祀其外雜植
名果若干株嘉木又若干株其實可食而材可用又公所以遺
子孫者因併載之以傳示于後世云

承慶堂記

無錫有大族曰鄒氏鄒氏有良士曰佑之佑之先在宋忠公
以直諫聞天下其兄子朴則佑之所從出也自是數世居田間

皆有厚德至佑之而家益大佑之念其來之有自也即所居之堂名曰承慶而謁予以記請既久始克為之夫所謂家國天下其勢相去大小遠甚至論其所立則無不同者故周秦有國皆數傳而有天下及其後或三十世而止或一二世而止則固係其仁厚彊暴之不同耳今夫民庶之處鄉曲武斷豪奪以立其家者倏起而忽滅已不足論若夫其家之碩大蕃昌顯榮久遠魁然為郡邑之望者豈無自而致嘗考其先鮮有不以仁厚立家者夫以仁厚立家初非欲為子孫地然天道自不容釋之觀于鄒氏是已佑之以是名堂其知所自者哉然吾聞佑之已承前人之慶方且不自安享復欲遺其慶於後人故其壯時濟貧拯困已汲汲如不及及年且老深居一室足蹟不至城府悉以田業委其子俾勿替其所以為仁厚之事則鄒氏之慶殆無終窮者是故農夫之治田也勞於耕耨至穫而食則安且樂矣然食焉而不知儲其穀種以為來年耕耨之計則食未有能繼者佑之善治田其必知此耶以是譬之

榮感堂記

今世以進士為榮榮之者何蓋進士　天子之所親策問而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勞績已著則又進之階頒之　綸音以褒嘉之而於其上有父母又必有　恩典及之人尤以為榮雖然其人幸而父母存焉所以榮之者固可喜也不幸而父母亡焉則所以榮之者適可悲耳中順大夫知金華府盱眙陳公德脩作堂於其邑之私第題曰榮感意蓋在此公嘗以書來曰某生數歲而先母見背賴先君之教遂領鄉薦登甲科時先君亦棄諸孤不及見矣既而某擢文選主事久之調南京刑部尋陞

員外郎每三歲考最輒蒙　恩贈先君如其官先母由安人至宜人一皆如制及其再陞郎中詷武選遂出守名郡得厚祿而吾父母去世久誠有如先正范魏公之歎者此吾堂之所以名也顧有以記之予視其言戚然夫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然未有如蓼莪之詩言之詳且切者恭孝子不得終養故其情至此顧其人豈必有名位然後有所感傷哉而公所以卒感焉者夫亦因得于其外而益動于其中至其哀思無所發洩而姑以名其堂也與叅予嘗讀歐陽文忠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竊歎其文則美矣然陳氏徒以預進士之選遂築亭以為其鄉之榮而誇之其意則陋也今公以名進士內居郎署而為六卿之屬外守疆土而受千里之寄其榮加于什邡之人數倍不以為誇而反以為恨於是賢於人遠矣公為政清簡靜重多及民之惠有子曰大章益好文繼取甲科鄉人相傳以為盛事而公終不以為誇也

畧兩先生祠記

畧兩先生者為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于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于嶽廟金源時遂為廟併元改建于嶽麓已而復為浮屠氏據入　國朝乃附祠于州學而規制狹隘祀禮簡率無以慰畧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白于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風化甚重慨然奏請于　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春仲祀以羊一豕一秩為常典於是胡君復請於藩臬諸公擇地得于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既成胡君乃

以書來請記于石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尊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當孫公退居泰山之時實執弟子禮事之其為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為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為人所傳播常以經術教授于鄉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益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為傳者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為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表然為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為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然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皆知有兩先生而魯為所寓所產之鄉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然而不至於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已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　朝廷尊崇之意既加封謚惟謹且二氏葦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刻之祠下云

華氏粹墨軒記

無錫華氏有傳芳集予嘗閱之歎曰渢渢乎何一家文詞之盛如此然必有可以紀述者否則士大夫不暇於此矣益於貞節堂知華氏之有婦於春草軒知華氏之有子有婦而貞有子而

孝人道之大端盡矣於此而無紀述於文詞乎何貴貞婦為先功德使司都事子舉之妻陳氏孝子為陳氏之孤幼武而當時為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于公文傳翰林學士黃公溍參知政事危公素翰林承旨張公翥太常博士胡公助江浙儒學提舉楊公維禎其尤著者也幼武四傳為思濟益念先德思所以表揚之而當時為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王公英大理少卿沈公粲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國子祭酒陳公詡武功伯徐公有貞其尤著者也歷歲既久遺墨宛然實與華氏並傳於大江之南思濟之子守方既盡取他作併刻之以成所謂傳芳集矣顧其間貞節春草嘗矣之他氏而復馬者於是守方之孫璧字允章者為之懼特作屋貯之而題曰粹墨軒使來求予記其事益予亦見人家之藏墨妙者矣客至每出而誇之以為奇玩然於其家世漠乎不相涉也有如華氏今日之所藏者乎借有之或其事不足重亦惟為人一賞之資而已有如華氏先世之可傳者乎則凡登是堂發其遺墨而覽之者不惟見允章之賢而貞婦孝子之為人亦若見之將必正襟肅容罔敢褻易有不泚然其顙惕然其心而感發者乎吾是以書之

東村記

吳江莫氏嘗顯于宋入　國朝有諱禮者事　太祖高皇帝為戶部侍郎當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沒于京師舉族謫戍邊徼第宅蕩然過者傷之及庚辰改元　詔下其兄子轅始自戍所釋歸漸理舊業世既承平轅子震字廷威者更奮于學遂登進士第再入仕籍竟以清介寡合涉歷郡縣歸老于家子旦能讀其書繼舉于鄉而莫氏之名復振旦字景周好古有文追念先

世不忘于懷蓋侍郎公嘗即所居綺川之後築室藝圃號曰東村同時詹中書孟舉寔為題扁景周自新昌訓導秩滿而歸歎曰東村先侍郎所治也歲久蕪廢予嘗葺之乃悉以其尊人所置田廬讓其弟昊將於此終身焉他日謁選吏部過予敘故舊已乃以記請予既許諾而其子壻趙員外栗夫始來促之於是吳中盛族稱于　國初者零落已盡豈意百餘年後再見其子孫如莫氏者乎然子孫能復富貴皆不足道惟有禮義乃可貴耳而景周于此寔有之夫綺川為山水之會其勝處過於東村者無限必於此而葺焉非知有其祖者乎且兄弟之間均分其產猶相爭訟者比比能悉讓之而使父母之心安焉非知有其弟者乎知祖者孝知弟者友孝友具而人道已得他尚何為哉景周自為東村記其意已備其將赴南京國學之擢也念無以贈者乃終書此東村去吾家二十里而近宋范文穆公石湖故居正相望湖上多名山予將卜居與景周為東西隣異時扁舟及門當取文穆田園裸輿詩細和之以為東村故事

礪菴記

世之夸者待其身甚美自以為人不可及卒之終身無一德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樸陋頑劣自處蓋非甘為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美已之惡歛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與礪為悍石則眞樸陋頑劣之物昔之好石者不以為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焉毛君貞甫自為諸生已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林之顧其意未嘗一日足也乃以礪名其菴居而以為號及是拜給事中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為材彼之奇巧秀潤者非不可

愛然多不適於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麤而性則堅惟其麤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於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為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朽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豈惟使朋友寮宋資其德而已　朝廷以留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　君下有利於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益以礪自處貞甫不以材美為矜若可缺者孰知人方以材美資之有不可缺者乎吾於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告之

華守方義事記

國家財賦倚江南而給郡縣有官都保有長皆特設以治其事連數郡有巡撫大臣其職雖無所不治其實以治財賦為急也益其事甚重如此江南田賦在高等農既受困至輸于公者視常額大率又出什四五以備蓄積之損轉運之費用是民困益甚矣禾始登里胥徵斂日走于門所收僅輸于公即不幸有水旱風霜之變則家無宿儲惟屋廬子女之鬻以償夫水旱風霜一歲之災也其賦或可以例免如瀕湖之田日淪于水田亡而賦獨存又誰為之免者故民指為子孫無窮之害曰吾寧遇災也益其害自蘇松湖州皆然若常之無錫地勢較三郡為高然其東距邑六十里曰延祥鄉有鵝湖馬周可三十里湖之北有蕩田三其曰清蕩故嘗築塘捍水自永樂乙酉大雨塘壞而湖決田之為巨浸者凡五百畝有奇顧皆　國初沒入于官者其賦視他為重民破產償不足則均于里之人久之亦不能償也鄉有華氏曰守方甫敦樣謹厚人也數為代償嘗自計曰此濛其

可久乎昔者周文襄公行縣至固憂及乎此具疏言于　朝始許民墾草田以收其入時民力已疲且以乏食而止吾今使墾之於是視上福梅李慷仁三鄉得地如清蕩之數乃發粟二千斛使民從事民曰此舉利我也爭欣然而趨已而其地皆成良田而賦自此足向之所謂害者始息嗟夫守方真善為義者哉夫餒者人持斗粟與之未必不喜然僅給數日之食而已及粟盡而復與之而復盡復能與之乎故其為惠也有時而窮是以孟子謂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而謂徒杠輿梁成者民未病涉也守方惟知此意故能為此舉惜其老於田間隱而不仕其澤止及於一鄉之人是可歎也夫子不識守方獨數聞錫人談其義事而其義之大者莫甚於此因記之以遺其諸知遂煩俾視之庚幾兄弟間以義相勸傳之子孫以為家濂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貴溪為廣信屬縣象山奇偉鄉水深長相與映帶乎遠近者可望而可游也故其人亦多秀雅而有用於世然人才之生非必皆學於家必有聚而教之之地則自宋慶曆以來而學已肇元季毀于兵當　國初肇興文治始復其舊歷三十餘年為永樂丙申以圮于大水乃自縣治之東而西徙之有病其陿隘者仍徙于故址終焉逼瞰江流每春水暴漲嚙其隄而垣墉輒壞修補之力視舊益多而人復以為病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公邑人也方致仕家居謂學可招而新之不宜以改作自誄以右布政使三山陳公行縣且至託教諭陳玉振等白其事陳公固有意於斯文者即命署縣事推官蔡君弘遠經度之顧財物無

所由爰召境内富民諭以意指衆亦好義各出所有來助乃使訓術李祥董協力董其事然料財則用僅足以完一堂而已乃成化十八年之冬始作堂五間於舊廟之右爲師生講業之所當是時梁木方架而東陽盧君適奉　命來知縣事至日君謁廟已延見師生事以建學故告君曰功其成於我乎視其址誠陋隘而旁有故驛舍地惜卑甚欲取客土增築廣之其役甚重曰吾始至猝勞吾民乎於是民方以訟求直者閔然于庭乃悉使先就役而以情詞重輕爲差凡築之深廣各十二丈高八尺許既平且堅數月而就至是木石之材工匠之力皆以規畫而備矣明年秋齋廬舍館門庭廨宇以次作之而學成又明年春復作禮殿兩廡而廟成爽塏宏麗煥然爲江右學宮之首蓋其材良其力勤故其功大而美然君之謀慮亦精而盡矣昔時廟學庳陋凡所謂象山鄉水之勝爲民居障蔽不得效其奇偉深長之觀及是眞如踊躍奮迅而出則凡將于是者又皆安而樂焉君既規畫有方以其餘力復伐巨石即學宮之前築堤捍水曰毋使圮而壞如昔時也功畢之又明年師生以高公之經始盧君之成終非特使吾輩安居而美觀者其功不可忘而其意亦可會也使人走京師求記於予夫高公之清德雅操邑人皆知之不俟予言予獨恨於公不之識耳如盧君則嘗識之於場屋而道誼之契已久今其令於茲且數年德政之彰謳歌流播朝廷行將召而用之不久于外然念君一旦去任民雖思之恐久而莫能考也遂因建學之舉書而俾刻之君名格字正夫曲東陽宮族以名進士授今官云

許州儒學修建記

許在河南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
潩水西湖之勝其餘波匯城四周猶多魚鼈蓮芡之利自昔人
才之生既盛而爲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
癸卯以來陝洛大侵延及數郡許之人懍懍然甚危適無錫邵
君國賢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
施君煥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
田既屢熟農商交慶於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衆邵君謂學可
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
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爲東西相向規制狹
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頹圮殆不可居乃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
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屋八聯聯爲四間步道相通戶
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飭復得故材建尊經

閣自是其學完美鉅麗始與州稱蓋邵君規畫之謀而亦施君
濟而成之學正某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也使來請文夫
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況學校乎今夫許
之爲州既大其簿書寔煩其賦役獄訟寔重他人方汲汲爲務
而何暇以學校爲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
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蓋吾聞二君
屬時平康公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旦暮從而講業藹然風教
之行儒者爲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諸生者未已也
蓋又以士讀書止於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群
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
並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習其中

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於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興於成化丙午其月畢於弘治己酉某月明年九月上日記

主一齋記

昔者程子之釋敬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其銘敬齋所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主一之說也所謂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無適之說也敬之為義至是益明然無適即主一之謂非主一之外又別有所謂無適猶之誠曰眞實無妄云爾世之學者莫不知敬而不知所以為敬得程朱之言而從事焉則知所依據而無所昏惑豈非持敬者之要哉蓋人處其身於萬事萬物之中膠膠擾擾酬應不暇使吾之心所守不專鮮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而

歸于利欲之途者況仕而有民社之寄居高以治人處繁以制政或所守之不專其能得行簡臨民之道而免涖事惟煩之病乎河南左布政使海虞徐公以主一名齋而因以為號請予記之公清謹劉正偉然今之賢臣也以一身當方岳重任為天子宣化于外人但見其數千里之內民事輯而不知公之所守者專也故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以敬義並言者蓋義以為用必敬以為體非敬則義有不能行者矣孔子曰執事敬至他日既曰修已以敬又曰修已以安人又曰修已以安百姓言安人安百姓之道皆不出乎敬也敬之功用如此而主一者敬之義也儒先非有所自得不能為此言則公非有所自得其能為此名乎予固無所得者於其義豈復有所發明姑為公記之雖然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徐匪亟南

軒張氏之箴備矣奚俟予言

記一十一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陽山在吳城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益吳之鎮也相傳昔有白龍產其下其說載於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而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之為物用雲雨以為靈者也使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而山得龍以依其澤亦博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儗之矣陝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為弘治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為憂曰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民無以為食其何以免徵斂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

也其何以爲報哉顧其廟傾圮弗修者六十年于此若舊有獻
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
告成適長洲丞魯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爲記夫洪
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
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
禮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民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
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于神神將不
降其居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
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葉文莊公祠記　英宗爲兵科給事中當已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　英宗爲兵科給事中當已
巳之變京師戒嚴公憑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慈

中機宜自是有名于時後出參政山西遂擢都御史南北巡撫
制禦蠻夷功績益著　憲宗之世召爲禮部侍郎改吏部而
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沒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父由進士來
知縣事廉慎有爲自以知公名今獲令茲土無以慰仰慕之
意適　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
承　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益謂公之爲人天下皆知其賢況
鄉人哉沒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
象以改公祠設位于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託公
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
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
爲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
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公之政

事載於國史者甚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爲濛純雅明白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謁後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　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沒使天假之以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嗚呼惜哉寬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爲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爲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彊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慈幼堂記

吳中業醫者百餘家其間以良名者數人耳陳君公尚以小兒醫預焉予嘗以吳特一郡故陳氏得專其良使居京師未可知也於是公尚以醫士徵至則京師業醫者數倍於吳中其間以良名者亦數倍而公尚復以小兒醫預焉夫術業所聚多則難爲名非特醫家爲然而醫家爲然而醫家之等第尤有甚焉者今公尚之醫於一郡於京師無不以良名固知其術業矣　國朝設太醫院以處衆醫　御藥房則在禁密中深密之地每選醫之尤良者處之公尚既在選中屢入用藥輒奏其效初授御醫尋擢院判

今上即位以例仍初官然其名固不以官得者是以以病求治者自若也公尚之先曰良炳在元即以醫仕其孫本道爲同縣孟景暘瞽增景暘善小兒醫而沒於　國初之濛既而本道亦卒有子彥斌受其醫於母蓋嘗得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揭於藥室而金華王文忠公記之彥斌生仲和能世其

業而廬山陳檢討先生復爲之記公尚則仲和之子也既世其業益盛而飭其堂益完於是感其醫者多爲之詩公尚乃續舊所得楊文貞公而下數首請予序其前夫所謂慈幼者前輩之言備矣顧予何以加之益人之生子爲之保護以免於水火此特慈於家慈之小者也亦父母之道當然也惟醫之於病莫不視之猶子其慈之所及者則廣而每患乎業之不良或反致乎短折之禍而何慈幼之有公尚既非其人宜大　爲之訊歌也予晚得子而公尚之慈吾幼者尤至心竊感之書此果足以爲報也乎公尚名公賢爲人謙謹人皆重之非特以醫而已

長垣縣重修學堂岡孔子廟記

天下有郡縣則有學有學則有廟以祀孔子著于　朝廷令典而有司之所守者於此既有廟學矣或復即墟里之間而祀豈其私於孔子耶蓋孔子之功在天下萬世雖家祀之於禮亦宜而況墟里之間其遺蹟所在廟而祀之亦惟致吾尊崇思慕之誠此後人所以不敢墜也考之史記孔子去魯適衛又去而適陳過匡與蒲今大名古衛地也而屬縣長垣有匡城蒲鄉與史所載合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以高曰學堂岡居人相傳以孔子與門弟子嘗講學于此故名其語若近俗然家語載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教之爲政其事當不誣也岡旁有廟建自前代而廢至　國朝天順癸未知縣劉弘始克重建而自爲之記歷歲漸久傾圮不稱　今天子即位之歲屢　詔有司凡古陵墓壇廟許加修治後四年監察御史河內吳君巡按畿內憲體既振益喜咨詢間因行縣過所謂學堂岡者歎曰廟壞至此獨非有司之事乎言于知府臨汾李侯侯欣然曰某之意也遂

委知縣古吳杜啓治其事啓承命不敢緩乃發公帑得錢若干緡以為可用即市材物召工匠以弘治辛亥九月興功越月而畢若殿若戟門若講堂若杏壇若問志詠歸二亭以次完美以其餘力復建東西齋房及櫺星門其寢殿舊設孔子象而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以四賢于此問志雖無所考不敢遽廢若子畏于匡顏淵後至蒲子貢執轡二賢固可考者而遺之不可乃增設其象為六衲其地隘用者老言復地之侵于民者東西凡八畝其南北更置三畝而規制始大又縣故有官地六十餘畝亦侵于民仍復之以充祭田歲收其入為修治之費而計慮更遠矣廟成以其地幽僻學者宜居因聚里中子弟延致仕教諭陝人袁佑教之於是茲岡之勝殆與古書院等啓以為宜有記也遣人至京師以請夫憲臣出按于外以簿書獄訟為急者多矣視古聖賢事孰以為意彼著于令典者尚多忽之況其餘乎然不知憲臣之職果止于簿書獄訟乎抑亦在乎風教之所繫者乎吳君惟知其然而為此舉亦惟有若為守如李侯者而能成其美意也然又非啓之為令經營措置不惜心力安能致成功之速自是而後人知聖人過化施教之地油然興思其君子相慕以文相尚以禮皆化而為良士其小人雖所謂彊而勇困而奸者皆化而為良民所以變其俗革其心果不難治者有不在此乎故記之以示後之為政者

敬義堂記

昔者聖人以其存於心見於事者發之於言莫過於釋易坤六二之爻兩言之備者也夫敬義德之大者有其一已足而聖人猶以為偏必並舉而言之蓋主敬以直其內則體立守義以方

其外則用行內外兼全體用具盡此所謂德不孤也為學之道無出於此世之人莫不能誦其言者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以進士起家歷官四十餘年出撫萬民入統百官凡所以見諸事業者率用兩言至於切劘治道啓沃君心往往見於章疏天下人皆傳誦之亦自兩言而推之也然此皆見於事者故人知公以義方外而不知直其內者之有敬也公以平生之所得者在此期於終身行之乃題其私居之堂以自警不鄙寬使文選主事李君贊來徵為記寬謝不敏而李君道公之意不舍也蓋此兩言儒先發其意也已盡而公之蹈其言已久何俟區區之文哉惟公為世名臣嚴望表然與古人等

今上即位之初知公之賢特起於致政之餘而信用之二歲間公雖以求去者數上固留不聽然天下有識者亦惟恐公之去也惟昔武王踐阼三日欲聞箴之約行之行萬世為子孫恒者之道召師尚父問之師尚父舉丹書以告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已武王受其言至銘諸器物以示不忘所謂敬義蓋已啓乎易之說然必以總慾吉凶從滅為言者武王雖聖訓戒之道當如是也公事先帝既必出此及是起用猶惓惓焉以是為說則公平日之所得者豈止於易所以名堂者豈止於身必欲武王其君萬世為

聖子神孫恒者乃公之志也與因書以諗於公不知以為何如

春和堂記

周月窗先生以名醫起至京師僑居城南一室甚陋然公卿貴人而下以病求治者日遣僕馬迎立于庭殆無所容其名既著

則未嘗以醫求進故雖老翛然猶布衣也是以人不獨良其術又皆賢其為人非流俗所及月窗嘗為予言世之病者多不知醫故託之醫者以治蓋以生死之命寄之也其必死者不論若可生者而死焉是其過在醫而其人比比見之則其術可不謹哉自吾少時好讀岐黃書求大方脈之師而學之徧既通其說則習瘍醫求其師而學之亦徧復通其說乃稍出以治病亦不敢以人之命輕試之也必勤候而謹察之久之覺無所失乃數出以治病蓋謹之如此始吾視病者呻吟不啻慘然如在吾身必致其生而心始樂因竊念安得天下之人無病可治而無術可施舉康彊怡愉熙熙焉陶陶焉登于上壽而吾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若春氣既至太和薰蒸有生之類無不發育則吾心豈不益樂也哉吾家無錫之野舊以春和名堂以見志幸為我記之予曰是志也古人之所嘗言者也惟昔曾點欲以暮春與童冠輩浴沂舞雩詠而歸焉獨為孔子之所與夫春天地發育萬物之時而仁之蹟也仁者對時育物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天地之心而已是心在人所謂不忍人之心而人皆有之者也孟子特引孺子入井以證其實豈若醫之為術直以不忍人為務其事尤專且切而以是名堂則其心益廣且大也蓋方寸之間生意盎然與天地相流通世之仁術孰加於此予感月窗治病甚深特記其所以習醫之難而終不欲以醫名以見其存心之仁未可以醫淺視之也

錫榮堂記

光祿寺良醞署正蕭君光甫前知江西峃縣時有卓異之政為部使者條奏　朝廷命所司覈實乃進其階文林郎　制詞略

曰既廉且慎能先正其身惟公則明而後服乎衆褒美之言可謂至矣其末又曰循吏特書相望於今古小民難保當慎乎始終則致飭勉之意而望其終惠乎元元也於是復贈其父樂昌教諭如其官母林氏曰孺人及封妻戴氏如之　恩典所及顯揚一門君感激無已曰光甫將何以報　上耶乃名其堂曰錫榮以示不忘謂予相好久來乞文記之蕭蕭甫故族也出宋清節公子荊之後自君之上二世皆儒官君少舉于鄉初授潼川州學正教瀘巳善作成人才修建學宮勤勞甚著知其才者遂薦知安縣安為蜀中窮處高山深箐與蕃夷接壤縣無城郭民不時出沒鬬狠撫治為難君至適寇亂焚刼之餘掃氛礫以治兼以豪猾吞并廬井空虛而賦役未免君知其弊力扶抑之凡寇往來要路悉立城堡為守禦計已而流移漸復乃建縣治及諸公廨吏立社學以教子弟三載境內無警士民感化俄以內艱去任老稚相率悲號攀留既去賊仍犯境民爭走訴闕下願復得君為縣不報乃數以書問訊安否蓋望君服滿來治也後改盜縣盜俗喜爭先有熊何大姓訟田至數年不決憲司始委君勘問君閱其詞即得曲直召諭于庭遂皆帖服既久民益信君公平爭者漸息一日有盜五十餘人突至市中欲入縣刼庫藏君遣人諭之即輸謝而退去犯他縣殺略數家縣令及典史皆被害而盜獨無事君不忘備移文行臺得調官軍守禦建營舍百餘間居之而盜終君去任晏然也去之日民泣留如安縣時且各持金帛來贐悉卻去上吏部考最始有光祿之擢知君者以光祿雖京秩未足以展君治才而君處之怡然其所以自持者益嚴也比僚吏及庖夫數百人詣吏部言君廉慎

有爲宜擢用事雖不果行然君之賢名至是愈顯矣名堂之意不待予文特述君平生居官者數事書以爲記益以見制詞之褒乎君者非溢美而君之得乎　上者非冒寵渥以夸人必將陟崇階全晚節而無所負乎平生也

都御史盛公所受　敕書碑陰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以成化癸巳自延平知府擢廣西右參政又十一年癸卯至都御史　命下皆有　敕書重其行公既致仕而没有副本謹藏于家其弟頤與其子唐龍相與刻石立于公之墓前所以表著　綸音以見公爲　上委任之意而其姪虞更請寬書其碑陰蓋公既登進士第初授監察御史與同列論事補外徊翔郡縣者十五六年政蹟卓異有古循吏風及擢參政專督糧儲益盡心其事于時倉廩充足邊務脩舉實稱　敕旨乃進布政使遂行始以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適歲荒餓莩滿道公賑濟有濂病者得食流移盡歸六郡熙然皆有更生之望循行所至不立威嚴下情赴愬悉得自達於是廣儲待均徭諸事以次舉行必使民得實惠期至久遠而不苟於一時　朝廷方無東顧之憂而公引身去矣寬嘗竊論刑官之設莫大於司寇甘元良者如書所稱蘇公之敬刑一歲中不過能平反寃獄數人而已況爲其亞而不得專者乎公固守正不阿刑無枉抑然與賑飢民數十萬口以免其死徙其功孰多雖盡瘁匪懈事不廢弛然與積粟至數百萬石以免民他日之死徙其事孰大必有能辨之者則　朝廷所以輟公東行豈知公長於撫民而有以成其政也與不然何　敕旨之委任於公者重如此也且今世之人以入

朝為榮一旦遠去輒怏怏不樂事多以怠甚者厲民以洩其忿公之去也方怡然自得至則勤勞益甚計慮咨訪不異疇昔為郡縣時彼固有出於強為以需再召者而公請老之疏其詞懇切誓必得　命乃已其賢於人何遠哉故因記　敕書後以著公之大節若其平生之詳則墓碑具焉

心耕記

吳郡陸氏隱于田間而業農者累世矣世修禮義表然為郡之望至處士宗博益振其業鄉人尤賴之宗博嘗自號心耕或者則以陸氏居松江陳湖之上田連阡陌上而賦稅下而衣食皆取給於是宗博及其壯歲當勤生力本之不暇雖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來相視衝風日冒寒泥塗與傭奴同其勞苦而曰心耕何耶或者又以昔許行欲滕君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引古人勞心勞力之語以曉之宗博少嘗為郡縣推擇長田賦有治人之責豈以其心亦若耕者之勞耶或以其說似矣而未得其意夫孟子以農為喻者尚有之擾苗助長心不忘乎集義之戒也舍已芸人心不廢乎自修之訓也故農夫能耕則田不荒而穀可成君子亦惟自治其心使不至於荒而已蓋心苟荒則惡乘之以入故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蓋言惡不可長如此夫惡不長則心無私欲之累而德亦成日用之間俯仰自得豈徒其身之安其澤之流於子孫者亦將享其利於無窮於是宗博之下世數年矣三子完宜某皆善承家完更以名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日告予曰先君無恙時欲予記所謂心耕久矣茲敢成其志而終惠以一言幸甚嗟夫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為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晏然處

於家庭之間而矻矻然經營乎方寸之地其勞尤甚焉者此宗博之所獨知而未可與不知者道也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自佛老之說行於天下人爭信而趨之昔之大賢君子以斯道自任者極力以闢而卒不能去其教愈昌其徒愈盛偏州下邑其宮室常數十區而吾儒學校之設雖通都大郡其制特一二而美麗宏壯不能彷彿其制者常然也古田爲福州屬邑學有廟建自前元甲午至今二百餘年矣殿宇傾圮視學宮特甚歲時師生行禮于是懍然有覆壓之危乃弘治元年今提刑按察司副使天台楊公行縣至訓導張瑄知公之重文教也即以其事白他日公謁廟顧而歎曰佛老之徒特以禍福誘人有所興作不勞而成今是廟爲吾夫子神靈所止其功在生民其道在萬世固師生朝夕瞻仰以盡報本之地而壞若是獨不有愧於其徒乎且　朝廷崇重斯道惓惓于是而不仰體　德意又獨非有司之責乎邑之人傳公之言莫不感悟一時以金來助者得數十斤方入山伐鉅木而水涸莫致俄天大雨遂抵學旁又若有神相之者於是良匠遠至卜日既得主簿孟頊偕瑄董其役乃以是年七月庚寅興功其冬十二月甲寅功訖規制高廣迥異舊觀然象設未備門廡未易而丹雘之功尚未施也教諭周眞方圖謀之適知縣屠容持檄初至曰此固吾爲令者之事也遂次第成之且期學宮修葺當與廟稱其於文教能知所重復如此初邑中乏進士之選餘六十年廟成之又明年庚戌貢士羅榮遂擢　廷試高等人以爲奇相率有遣子弟入學之願於是屠君以是役當記且憲副公之功當載也乃具始末來請

惟閩去中州萬里在禹貢荒服之外歷三代至漢其民旣庶復徙之江淮間蓋久而生息復盛然未知以文學爲事也在唐常袞爲觀察使始設學校教之爲文又能屈已以倡率之于時士子更相慕效而文學大興其人遂與中州等學校之設其有益於天下如此今　國家承平歲久閩中人才固已過于前代獨古田視他邑爲不及豈非其地僻遠無倡率如袞者之在上乎乃今得憲副公而今佐師儒又謹承于下宜邑人之尚義好文者之勃然也予與憲副公爲同年進士知其治獄明愼能持憲體乃復留意於此非識治道之本者乎故書以記之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宜興縣久矣人物之生相望不絕宋寶慶間縣令趙與懽嘗建先賢祠歲久祠廢至莫知其遺址所在其可考者眞文忠公所爲記而已弘治二年武陵陳君策以進士出宰其縣數舉政士民安之他日問知所謂先賢祠之已廢也悵然興歎以爲已責乃卽學宮東偏隙地謀重建焉士大夫皆以君之是舉能慰後人景仰之意然謂吾鄉先賢之盛不止故祠之所列者因相與考之史傳參之志書自漢至宋得數人而視舊已多自宋至　國朝又得數人而凡游寓于茲及守郡而卒葬其地者則仍其故而不敢廢若贊孝侯周公唐將軍衛公皆有專祠固不必與於斯也祠成託某求文記之蓋昔之賢者去我已久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接也獨其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見於紀載者炳炳如在顧乎淺陋又不能深求其所至竊獨愛其人散見於二千餘年之間一旦列於一堂之上鄉人駿奔歲修祀事若子孫之於祖考然者此無他世不同也其爲人之賢同耳賢

則他邦之人皆可祀之而況其邑之賢者乎然豈賢者以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自立於世惟盡其在我者其心尚不求當時之知乃求後世之祀乎而後世之祀之者又豈有所覬於諸賢哉亦惟申其景仰之意以盡其在我者焉耳且曰後有賢如斯人者將俎豆於斯一如故事所以感發乎人而起其思齊之心者又有在也宜興在江南為奧區山秀而水清予將往游焉當拜于祠下因從其鄉人子孫訪諸賢之遺事而尚論之茲特記其祠之成爾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七

記十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東昌有州曰濮濮有縣曰朝城朝城有學建于前代至于國朝凡數百年于此為今者因其壞輒修之然不過補罅支傾以苟一時之完而已弘治戊申

今天子即位改元之歲也隆慶劉君章以進士來知縣事下車之三日入學謁先聖于廟已乃登堂以臨諸生顧而歎曰學其陋矣惜吾政未信于民而遽興是役不可然此寔治道之先務不可緩者已而政之所及皆以為善凡所號召爭趨赴之君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以修學事白于州于府于司皆曰宜越明年二月材用既具始建諸生肄業之舍為間三十若堂若齋若會饌之所以次而成又以群賢

從祀宜建兩廡以翼文廟復爲間三十六若戟門若櫺星門若
神厨若庫亦以次而成至于殿廡之内易以塑象儼然聖賢之
臨于上也繚以周垣植以名木學之規制無乎不備至癸丑之
冬督工吏張本以功訖告蓋是後甚大經營措置之間惟以其
民不堪爲慮故歷五年始克成之可謂難矣爲令者之心可謂
盡矣教諭盛佐訓導黃貢林靳忠以令之功宜有文以記於是
君之同年友吏部員外郎東阿劉君約率其學弟子張釗來請
予謝無暇則其請不已乃書以遺之夫僕爲衛地而朝城實其
境内孔子至於是邦嘗有輸蹟焉其人既庶而富幸辱教之
語然欲教之未有外於學校之設者故曰該爲庠序學校以教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民既親矣則風
俗自厚法令必行而刑罰可省爲令者且無事矣治道先務誠
在於此雖然學校士之肆也其毀譽所在而上之得失見焉子
產不毀鄉校卒爲賢大夫而有遺愛之稱然則今日令之所以
經營相度以盡其心者豈徒資以教民亦惟察其言謹其身乎
其政以終惠乎百里之内其亦有意於此乎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天下皆有學學必有堂堂必以明倫名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義實本于此然自
三代以前舜命契爲司徒教人之道已不外此則三代之所以
明乎此者亦因乎舊而已非創爲之也顧其時風俗既厚人
心不亡爲君師者猶有近於禽獸之憂世道既降其立法爲教
又當何如此學之名堂所以不能忘乎此也然古人之明人倫
未嘗爲此名也惟能盡其實而教化自行後世之明人倫未必

有其實也惟其為此名而教化有不行焉孟子不又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存古之實還風俗之厚復人心之正奉　朝廷之美意施郡縣之善教此固今日為守令者之事而亦安能舍學校而他圖哉蓋學校者行禮講業固明人倫之地乃師生之所聚而士庶人觀法之所在其可以不加意視與他公署等哉嘉興在浙江為大府凡公署之設無所不備況於學乎況於師生之所聚如明倫堂之尤不可缺者乎其學始建于唐拓于宋元而修葺于　國朝者見於紀載已詳堂故在文廟後正統間知府黃侯懋始得隙地遷于學之東北其制宏敞人皆美之後五十年為弘治癸丑學又災于火堂若後室一旦盡燬時同知林君茂堅適署府事方圖重建已而知府佟侯珍至詥知其故曰財出於公力出於下吾為　天子初守茲土豈不知所惜哉使是堂而改作也是可已也惟不可已此吾所以不能已也且僚佐嘗有意於此其責不在於我而終諉之乎乃掄材鳩工屬吏董役明年堂成已而其後室亦以次成矣視舊高踰數尺其制爽塏人益美之落成之日卿大夫致仕而家居者自兵部尚書項公而下畢集堂上頌侯之功他日教授蕭子鵬等則來吳中請文記其事予辭之然侯自吏部屬出佐蘇州予固知其人及為守去蘇甚邇又聞人稱其美政不置則於是舉安能吝一言而不與之哉於是後數月訓導范祐及諸生姚王輩相繼來促乃卒書之是舉也經始於甲寅之春訖工於乙卯之秋凡用木石瓦甓之類其數載於籍可考也

廉石記

石之產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畫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若

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蹟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趍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滸墅重造普思橋記

滸墅在蘇州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農賈雜處爲吳中一大

鎮自景泰間　朝廷置分司于此舟楫益集居民益繁貿易往來以限於官河皆稱不便成化初雖嘗作橋以免濟渡而南北遶絕人蹟折旋猶以為不便也居民楊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思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葺城劉君煥方奉　命分司于此敏而有為始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嫉勵之他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瀾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助之然民亦未敢專也則言于知府史侯侯曰宜又言于巡撫都御史朱公公亦曰宜於是里父老沈浩等更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某月興工是年某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財費甚鉅勞力甚多其利甚廣不可使後之人無所考也介鄉貢進士浦君應祥來請文以記夫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民既欲為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也至於民既欲為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為之人能從之故雖財費鉅而勞力多不待踰歲而穹然堅厚不易為之役遂以告完雖然人則和矣亦惟得其時耳蓋吳自古為澤國數被水患今歲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既有秋成之利視義所在慨然施予亦不之吝此所以易成也歟橋之脩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減二尺董其役者曰倪某凡出財者其姓名悉刻于碑陰云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為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為譙樓樓之建既久而燬宣德末

重建于郡守桂林莫侯歷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剝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爲庶事畢舉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俾出守養民今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已者乎民聞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歛而有餘粟吾輩吝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召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方君岳等贊之曰此民之情也咈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堅剝落者完輒石並用丹艧錯施郡中美觀於是爲最工訖侯以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蓋古之人固於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懷者不之廢也故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況更鼓刻漏以警乎民者在是豈特爲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爲守義之邦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于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訖于是年某月某日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鎮江爲府距江瀕海地險且固自府賦稅薄而田里不困百餘年恩詔下頒愷悌焉優卹之故其府來　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參佐莫不慎擇其人敦厚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不奢夫不困則其中自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

儒爲業而游乎學校者蔚然可視及其出而與四方之士較藝乎塲屋之間往往有首冠乎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而加之意蓋府之有學自宋歷元在府治之南　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嵓以其勢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頹壞已甚未有能修之者今知府鄭侯傑自大理寺正來又得前兵部主事高君鑑等爲參佐好文重士始相協謀以修學事移于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　天子命以養民財力固所當惜然以學校壞視之是不知務者卽報使舉行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郎曹貴委之貴勤敏而公財不妄費工成規制宏美觀者稱歎於是教授董宗道具修學始末使諸生達冕蕭杲來請文刻石蓋學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雖有失道之士未有能廢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道明於此也然以明於此者非明於學校之地明於游學校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哉孟子曰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故廟而祀之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在其左右者非夫人也聖賢也聖賢者道之所在也誦其言求其道居於鄉使習俗不變於一時用於世使德業大行於百世然後稱乎游於此者此固　朝廷崇儒之美意而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爲士子望哉故因記學之成而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爲間四十八周垣爲堵四百十經始於弘治乙卯八月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寺　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

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赴 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
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爲
是 上從之始 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
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于火主
僧德本以爲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
積財蓄料蓋越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
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
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
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
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
山林幽絕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
弘建浴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既爲之記又嘗以文集
中詠寓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
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
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
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
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爲徒今年老
退歸舊隱而悵悵于茲寺如此眞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吳縣修學記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爲近蓋學初
偪於西城迄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
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爲有可改作者門偏而
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巡按

至諸生言之君以爲宜於是任丘鄭君璠以進士來爲縣政令既行歲適大熟曰此費不甚固無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墟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既訖教諭李某訓導某某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鄭君爲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爲勞民而以仍舊爲省事者蓋出於魯人爲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爲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爲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曾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斯明人倫于斯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豈舞文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安舉事者否則鄭君亦肯爲哉故記之以示後人

瑞賢亭記

世所謂瑞者或昭于天或發于地往往有奇驗于人載于傳記其事甚顯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爲異而以爲常則其事益亡向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爲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崖有巨石二矻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爲毋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掇高科

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　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旁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辟者實董役事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沒其兄之子杰桓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頹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爲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爲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韓氏立後記

人之初本乎一祖而已其後子孫益繁族屬始分分則有續有絕其勢必然於是君子制爲人後之禮而絕者續矣後世宗法廢而不傳人各宗其近者至于近者絕焉則奉祀無主承家無統而其法益廢爲其族人者能無懼乎吳中韓氏自宋魏國忠獻王以來自汴徙杭有爲馬步軍副總管性卿者又自杭徙蘇而居城中樂橋之南性卿生轉運使某三傳爲復陽復陽生奕字公望詒字公達公望生存字伯承伯承生充字克美克美生

永祺永祺生宗祀宗祀年十八而卒不幸無子而韓氏之宗子遂絕至于故居蕩然過者傷之於是公達之孫襲字克贊者以爲懼曰韓氏宗子其遂已乎今吾且老不及此圖之他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蓋克贊有子金金有子宗福宗福有二子其仲曰嘉序其昭穆實宜爲宗祀後乃弘治丁巳某月卜得吉日克贊率族人告于祠堂而立焉既又恐後人之不知也以書來請記其事于石以示惟韓氏出故相家自入　國朝公望以隱節文學高于一時而公達與其從兄公茂並以醫術顯于永樂間被　寵眷甚渥而韓氏之名益著按其家乘公望初無子復陽以公達始生命育以爲後而名曰詒公達既仕一日　太宗文皇帝問知命名之故以昭穆之紊也即命改之　賜字公達俾以字行公望聞之喜曰昔先人恐無以爲後者特權一時之宜耳今既蒙　恩改正此韓氏之幸也其事益百年于此而公望之後不意竟絕克贊於此汲汲圖之以合先世之志是豈偶然哉故哉禮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謂克贊此舉其知禮者乎其知本而孝者乎詩曰以嗣以續續古之人喜也長而好學以無忝其家世也哉

瞻竹堂記

吳中高氏世家飲馬橋之北物貨車馬紛然竿門固廛居也其先廷用府君性愛竹嘗植竹於庭翛然有園林之氣蓋嘗扁其軒曰可竹故賀感樓先生爲記之府君既下世而竹固在其仲子策字德良者以爲先人所好也歲時壅溉愛護甚至意不自已乃作瞻竹堂以寓孝思介感樓之子其厚謁予請記詩人之言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爲父母所植故恭敬之而不

敢慢也然卅木之生其類甚多人子必于桑梓而恭敬者以桑可以飼蠶梓可以成器而父母種植之美也故唐李德裕平泉莊記曰壞吾一卅一木者非佳子孫蓋德裕所植皆珍奇之產特以資玩好者世故不之取也今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傅故有似賢之稱人之貴之久矣前人植之意蓋在此則德良所以瞻對之者固出於孝思亦欲資其德以為鄉里之賢人耳詩又不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嗟如琢如磨敢為德良賦之

勉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八

記一十六首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奏宋魏了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于臨邛白鶴山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書書院扁仍賜居第于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眞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眞魏並稱　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于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寂然神位虛設

實爲缺典茲幸遭際　聖明崇儒重道屢降　明詔表章先賢修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　賜秩之祀典豈惟爲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奉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　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賁于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覽歎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以其地規爲書院言于侍臣以達于上命以舊扁揭于堂楣復敕學士虞公爲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　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　內出祝詞俾有司奠讀如儀有　國朝之盛者哉公之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蹙于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于時獨其講學之蹟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于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蓋　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眞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爲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續朱子之緒以爲當列于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　詔文忠公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夫人當言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寬之記此亦豈以私於公哉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朱孝子旌門記

言天下戶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　朝廷頒　恩詔輒令有司具節孝者來上然自　建　國以來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耶豈其行爲難人莫能舉耶其見於公牘者洪武初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始又得朱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既下士大夫爲文辭以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予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爲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久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爲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公傳已詳其年今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又以　恩詔錫仕服榮身當貴父没嘗廬墓上予既爲作聽鳥軒記今其子存理以旌門銘頌賦數十篇持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一言記之益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孝也

綠野書院記

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没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西方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

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蹟也益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于朝他日適外治獄而還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述蓋史之所紀大畧如此綠野之蹟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旨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蹟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搆屋以祠先生別爲屋僃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優古廢祠亦急於風教者復以其事委之學通乃經度材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充其中而以

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雎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風風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間以書請記夫養士於學校取士於科第此固　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於此革其故習特爲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不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無弗當講者而橫渠先生尤吾今日皐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及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援於流俗爲世

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爲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爲士子禁哉書院建於弘治某年某月工畢於某年某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欽崟礧硊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滸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爲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爲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爲記者更乞書之蓋山之有菴相傳爲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爲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況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爲書之刻崖石上

冬日賞菊圖記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諸公會予園居爲賞菊之集既各有詩寬以爲宜又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蓋據案停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並方石

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西涯李賓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
陳玉汝也舉茗椀而回顧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
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治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爲寬
而小兒頓捧卷而進亦預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
古雅亦不必伯仲人而況艸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
傳于世以寬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
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
記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寬故述其人于圖後付頓藏之

者庶識其爲某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爲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也山川惟秀
王氣鬱然望而知爲　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從
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內征伐四出日事武功仰惟
聖心惓惓戎馬間獨以詩書爲事故當洪武建元之三年既以
其地爲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教育人才以修文教爲久安長
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爲鳳陽府始以監爲學而其制始定當是
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　詔有司興修如故而鳳陽有學
自洪武至　今上改元弘治又歷一紀蓋百三十年于此中
間爲守者如章侯銳而上視其頹壞亦嘗修治然不若今孟侯
此舉之大也侯名俊陝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愼

稱爲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于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頹壞且規制多闕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于提學御史方君及巡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爲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羨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歎曰茲學之修起頹爲壯易壞爲美補闕爲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何侯之才之長而功之美也侯聞之曰此公役也固吾爲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醫學正科顧鏞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古莫不有學而　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大牢祀孔子書之史冊以爲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建學之事固無[illegible]

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修文而以立五教爲首於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之文實自武王啓之然則鳳陽有學鎬京辟雍可謂異世而同貫者歟今世論以武功輔成帝業一時受爵土之封者莫盛於此及乎學舍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收無思不服之效亦莫先於此所謂文武淵藪非此孰當之賢有司之意惟知其然故輟簿書刑獄之勞而行詩書俎豆之事所以仰體　聖心以爲此舉凡來游於此者所當知而不負者也乃疏其功役于後學之修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之南北各增建三十間又南修戟門門之外爲泮池池之上爲石梁又南建櫺星門殿之北修明倫堂東西四齋相

向其南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修尊經閣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各三間其西為饌堂為厨東為倉亦各三間至於諸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校官之宅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午九月已未五月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青在禹貢九州之一其地介海岱之間蓋今濟南登萊皆其境也後世建置不常至　國朝其制始定而州縣所隸凡十有四信為東方大郡比歲　天子命建　藩國于茲繇役大興供億莫計而守適缺人吏部推擇勝其任者得昌黎杜侯源侯出世家早登甲科為大理屬初出治菜有聲蓋於東方土俗稔知之故其治青裕如也然當多事之餘財力既竭民將不堪使守居此僅治簿書而已而侯能躬節儉率衆方興學校如平日曰此吾為守者先務也使緩之不有愧於古之良吏乎其條佐若同知鄒儒通判張壇貢鸞推官陳天祥皆以為然而力贊之遂擇以弘治己未其月興功學建于　國朝洪武初屢敝屢修前守之功因舊為多至侯始大其役凡堂殿皆易以巨木堅甓丹碧煥然與舊殊觀下至庖庫之類使亦完美初諸生肄業悉散處于外至是即學之隙地建屋四十間間四為聯使之聚居以便講學及將建雙表于門外求其材特有石柱一歲久臥道旁一日發地俄得其一適稱郡人相傳以為異事功完教授楊和等合諸生孟露以下感侯之德有足書者以使來請夫有郡寄者雖切於民事終不能免工役之舉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可已者

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徙扛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此不可已者也然於不可已之中又有所當急者又孟子所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蓋民病涉無甚害者苟不教則近於禽獸而禮義不興莫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理將至於不可治其害甚矣侯惟知此故當鞅掌無暇之際而首事乎此凡以爲教民計耳不然勞其心復勞其財侯豈爲是哉書古齊地嘗辱曹參以治治道貴清靜之言猶在也自是侯高居一堂東望蓋公如將見之當避席以舍侯用公之言民從侯之教青之治行當爲天下最也

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瀦輒數十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竝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脽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揖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劫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埠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敕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

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姬君乃專任其事先時
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古於民者以爲公
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
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
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爲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
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
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
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爲功違之則難然又有
難易焉者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
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
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爲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
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
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暗平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
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
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
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
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瑋知縣劉珂廊番縣丞竇
徽主簿喻秉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
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姬君並美無忝於
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葬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
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
爲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

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率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廢事艸略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之法謂之苯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貪者樂其法之簡不忍之心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首　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下吉安厝固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又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察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已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廣皆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於義或出地以獻其購于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直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于衆皆曰此固盛舉也奈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雖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

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猶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
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
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
京師託以爲請予聞歎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
日哉子產曰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爲善恐無以
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
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必怒而訟于官
以報其讎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之乃親置烈火中
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傍觀者猶
蹙額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
爲爾洎葬地爾有喪其安厝于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葬
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爲爾之意

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
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
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天下有府州縣即有學皆以爲風化設也夫縣之宜甚廣而
附於府者學亦不廢況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附其學有必設
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學初建工必
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頹而敝
矣夫一罷之用必求其新廟學豈特一器而已其棟宇垣牆與
夫堦庭之類風雨之所侵凌霜雪之所摧墜人蹟之所踐踏虫
鼠之所藏匿有不敝者乎人見其敝必指爲守令事曰曷不葺
而新之爲守令者有獄訟之剖決糧餉之征輸徭役之調發畜

產之孳牧其事盈乎前固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有所繫乎苟其人泛然不以爲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飢饉之荐臻歲有不虞實無暇而爲之則爲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其人之罪也膠屬萊州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于元至元末重修于　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敝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弘治丁巳州守曹君暠以名進士爲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于茲始至入學謁廟覩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餓莩流移賑卹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于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所出即境內牢艾二山伐木斲石輦載並至更市巨木於江淮間以充梁棟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間凡門廡齋廚亦增于舊合五十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于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徧植嘉樹辛酉八月工告完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畢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爲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茲其爲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爲州既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

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奬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教于斯講學于斯仰瞻于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爲 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爲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嘿喻而已

正覺寺記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彌望皆隙地大率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爲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爲宋楊和王別墅後爲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爲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内侍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内侍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爲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曰正覺而爲住持實自此宗始時 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賦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于郡中宮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爲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爲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爲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于人其亦賢于其類者哉故爲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絕人首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上

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爲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溫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浙水之東推溫爲上郡非以其物産之美山水之秀也特以其地人才之多耳人才之多者或以事業聞或以文章顯在他郡固有之若其人以義理自守名教自樂求乎其內而無待於外此則所謂道學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蓋自宋濂溪周子默契道體繼孔孟之學于千載之上一傳而爲河南程子四傳而爲新安朱子並朱子而生者爲閩漳張子皆衍濂溪之學于百歲之下者道學既傳海內風動士相慕悅莫不奮迅而起往往負笈橐衣不遠千里而來以得登門爲幸講明道誼羞稱功利可喜之事辯質性命不惑於衆佛老似是之言所謂事業文章乃其餘事久而轉相傳授或私淑諸人其多不論也當是時溫之士於四先生之門皆有足嘖嘖其數計之合二十有三人噫可謂盛矣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二百餘年凡事業文章之煜耀者郡中尚能道之顧於此諸賢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論散見於諸書者昭然猶在有從終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郡守吉水鄧侯受　命而來凡所以惠乎民者既無不至間考諸書竦然興歎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茲土居士民之上於一夫有善尚當表揚之況多賢如魯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之況有關於世教者乎此其責不在我而誰知永嘉縣新安汪君循好賢方切乃奉侯之意擇地於郡之鹿城躬自計度創爲書院作堂若干間中奉四先生殆則諸賢列侍像設既完版位

斯置其氣貌若相接其謦欬若相聞儼乎函丈之間師弟子之相授受也又闢館舍若干間使士之學於斯者居之其規約大率倣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勵乎人又無不至者適侯與汪君以公事至京事畢偕來請記竊嘗觀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一時弟子莫非齊魯之產惟子游一人自吳而來若夫孟子之時北學於中國者亦唯陳良一人自楚而至惟溫去閩頗邇其人學于朱子亦宜若去洛則遠矣何程門諸賢之多不減於閩耶吾是以益歎其盛非特當時所不能及而已侯爲此舉固出於尊崇先哲之意然所以望於後學者尤多蓋四先生世不常有而其書則常存學於斯者出而升堂則仰而挹其清夷之容入而讀書則俯而探其精微之旨以守義理以樂名教以無愧於鄉之諸賢安知後世無賢守令者爲俎豆其間哉侯名淮字安濟舉進士爲吾所取士雅知其賢其爲此吾固嘉其非俗吏可及也敢不書書院既成汪君以家艱去而東昌劉君來代復使人守視惟謹期不至於廢墜亦可嘉者因併書之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保定爲畿內大府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君以進士選至乃得優於爲治歲餘徭役既均賦稅自足刑罰必中獄訟益清治績遂爲諸縣冣知府董侯察其賢以新安不足爲也欲練其才俾攝州事州亦治數月代者至始還任民皆歡動如見父母令下惟行事舉輒立君固知民之可使也初君來爲縣三日例入學謁文廟視規制狹隘配享諸賢坐列促迫上漏旁穿不蔽風日歎曰廟之陋至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有以興修之者久矣君嘗行

野見有木若干章可用又城上多蔓艸刈而積之人莫喻其故一旦召陶工治爲瓦甓計材物已具始與學之師生議所以興修者且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皆應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月朔旦興功俾縣丞劉朝典史徐銘分董其事然欲役乎民顧民方阻飢不忍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三升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之前建屋三楹廣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梁柱外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于人至是亦無不備縣有學見於　國志者特載建于前元修于　本朝乳樂六年不著修建者主名宣德以來題于屋梁者有縣令李俊焦祥譚綬三人亦莫考其修葺之始末於是教諭韓文珍訓導蕭韶相與謀曰賢令此舉無亦使後人之泯然也乃具事實遣諸生蔡環張睿走京師求文刻石予爲君之鄉人知君之修于家者已久既又聞施於政者出於流俗每喜爲道之及此舉官不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乎仁愛之意尤事之可喜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而他故不暇及云君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於七篇之末所謂名世者歷歷可數自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于上者從而出焉皆足以名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不盡然者管窺生於魏武攸緒生于周是也夫二子雖生于亂世而不爲亂世之用當綱常既淪而節義獨立天其于一人之

身明斯理之未亡以示乎萬世雖謂之有意可也夷狄亂華世
固有之或俶擾乎一時或偏據乎一方未有歷百年合九州偃
然南面使生民盡變而為左衽如胡元之盛者當是時乃有大
賢君子生于河北曰劉靜修先生隱居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
世貌焉不滿其風節孤峻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顧其自守
甚嚴而處世則善蓋將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
徵書再至始一就之而即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
詞氣雍容若不為異至於出處之際介然不苟者固在也先生
卒葬容城祠墓固在今新城西二十里有土竁起者三人號其
地曰三臺鄉先生講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為當時所賜額
而臨川危公素為之記元季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州棘中
遺址猶存過者尚能指而道之弘治十四年前進士崑山周君
倫來為縣以先生為百世之師也在他邑宜表之況新安有先
生之遺蹟忍覩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
其德樂于成事不數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三楹中設先生象
而俎豆之初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有書院廟亦廢久而
學改為神祠君毀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著于令典此
不已瀆乎乃改建書院于是知禮者以為宜臺下有地數畝可
樹藝委居民李彥行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
費焉他日君以考績至京為予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寡少居
鄉則慕先生之為人今書院之役即欲為文以記惜言不文恐
為先生辱君起謖曰固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能為也會君以
政績著聞有　召命將去任來強書之益先生之高時之人固
有識其志者惟為國之諱不敢顯言耳予則何慮于此雖然先

生之所爲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庸計先生既晦蹟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說皆不傳今所傳者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棠城安默菴先生嘗有私淑之益其爲人庶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將竝傳于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好文非俗吏之所可及也

兩山樓記

謝方石先生往歲以南京國子祭酒退處于家作兩山之樓曰登眺其上及　召起爲禮部侍郎仍掌祭酒事兩山之樓猶在念不置或曰浙東多名山天台鴈蕩爲尤勝先生生長其地宜其不能忘也其知者曰先生所謂兩山者非此之謂也益先生所居左有山曰緦右有山曰大婁而樓適居其間故名爾之深者曰先生所謂兩山又非此之謂也益緦山先生之高祖孝子府君與曾祖處士之墓在焉大婁山先祖侍郎府君祖妣節婦及其父侍郎府君母叔父之墓在焉顧盼之頃不啻與先世相接者益悠然而白雲生若親容貌於巖谷之下泠然而悲風發若聆謦欬於林木之表思慕之懷庶以自舒耳然則緦婁二山之至近者意且不在彼天台鴈蕩雖勝又何暇論哉於是先生居國學者三年夢寐故居春雨秋霜未嘗不南望而流涕也上疏乞歸至于再三　天子知先生爲賢師重其去不即允從先生以私情未遂也謂實吾之思寬與先生同年而加衰繫官于　朝歸亦未得孤露餘生不勝丘壠之感也乃強書以復之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今之郡縣猶古之列國也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春秋凡築囿築臺作門作廐悉書之若建學未有書者豈無學乎蓋築與作者以不宜故書學其宜者不必書也觀於子產不毀鄉校則列國有學特於不毀見之　皇朝之興百四十年文教播于天下雖邊徼之地武衛有學況郡縣乎惟學之建其始規制多艸略弗備後之爲治者復因其簡陋任其傾頹待其身如寓客漫不之省其有意於此者或侵乎公帑勞乎民力往往取戾而去人以是懲不復爲意可歎也順慶爲四川蜀府知府沈侯以南京刑部郎中簡任而至侯爲人清約簡重藹然君子人也日坐堂上臨民治事不動聲色而施號令皆有條序尤惓惓于風化以學校爲風化所關也初至視其學不稱已有改作意久之政通教行可以舉事乃具材物發徒夫擇日興工戒不欲速以期堅完蓋歷四年而工始畢財不費乎官力不勞乎民規制備而美人心和而悅侯之經營相度其心亦勞矣於是僚友師生皆以其事當刻石以示久遠侯因考績至則來請予予於侯爲鄉人重侯之賢久矣覩其爲政此於俗吏可喜敢不書蓋其學前爲明倫堂次會饌堂次號房皆偪而卑隘顧其後有隙地可展爲基乃悉撤去故屋特明倫堂如故直其北增立會講堂其後仍爲會饌堂各三間會講前當甬道之半立　御書樓東西兩偏各立號房四聯聯爲屋六間皆南向其兩端有垣垣有門東西相向以通出入會饌東立廚房三間西立倉屋五間此學之制也若廟之南有櫺星門故以木爲之及故無致齋之所又神廚神庫與宰牲堂故在明倫之東北於供祀不便乃伐石爲門而於明倫兩翼各立齋廬二間及遷廚庫於東廡後之東北北廟

之制也或仍舊而修改或鼎新而建造餘皆葺而新之棟宇秩秩綵繪煥然樹以綽楔郡人聳觀工始於弘治十二年之六月畢工則十六年之六月也又附郭南充縣學傾頹尤甚侯復以其餘力及之亦無弗備至於壇廟之亙遷以合于禮道塗之改築以便于行作書院于郊外以爲憩息之地造公館于路次以爲止宿之所餘不能盡紀後之人其尚知侯之勞其心以無廢其功也哉侯名林字材美蘇之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于家時　朝廷方修　英宗皇帝實錄詔起先生于衰絰中俾與編摩之列先生受詔乃言曰　君命當不俟駕然喪三年中制也敢不及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上章以終制請言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可君子謂　上可謂不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吾母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既復常矣況嘗被　君命可行也不可不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治裝將北轅疾驅凡為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寬嘗汎掃門

下也屬書其事寬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定
爲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爲足以報其親也特爲之限而無過不
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爲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爲當然
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蓋嘗觀諸子夏問於孔子曰金革之
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
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
既不能行既使行之亦不過強焉耳欲求其哀之眞發于中得
乎固有若三易衰如曾昭者焉食蒸胙如晉阮籍者焉沐浴佩
玉如石駘仲之庶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行可也今先生
獨斷然行之一主於哀不徇於度豈有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
弊哉亦曰發於中之不能自已耳則先生之不可謂之孝乎夫孝
非細行也不特觀子道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寬於先生之
也因始終言之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方
成化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琬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于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沛其功
業于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蓋各有時如
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
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
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
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
其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瞭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
者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寞

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爲之深嘅焉上人文琬爲人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爲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多矣葢二十年于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吾少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父老畱之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璉者居黃州安國寺爲僧首久之當賜號欲謝去有畱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葢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矣若上人者其亦璉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嘅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盛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于用美用美一見即得其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既治之而汝中遲其效竟飲浮屠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彥者來曰日者吾妻有疾謂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至以爲可治治之而愈而吾無以爲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者由有史傳可以考見則文章能永人之傳信矣敢有請于執事予既喜時彥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于醫也遂諾之葢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依古方專已見而已然古方有窮盡人之病則夥已見多淺薄病之理則邃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

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也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聽聰尤喜問學於古聖賢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奧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既以贈用美亦弔汝中之失而賀時彥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武丘曰陽山武丘近而小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武丘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鄢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三人水行至日昃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至則攀援以上歷嶮巇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畧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群木之杪大澤之濱錯青疊碧隆然猷屹然立衝然起者蓋莫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為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豈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為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為大乎予於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於近小而遂以為已至者非妄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畫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苟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游者既各為一詩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僭書其說如此抑吳之山可游矣

求其名天下者如仙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予將從此而去徧探靡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予游者否乎雖然豈徒游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竝稱醫果賤術乎哉粲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庸醫曰庸醫雖與巫竝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高卑固懸絕矣醫者高或可以竝乎儒卑或不可以竝乎巫亦係乎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於儒家言亦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為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為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著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求言為贈吾故有是說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坐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曰莫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謹士而得為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往有終身不遷者士而至為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乎州縣勞不限以歲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為職旦暮受業者又皆　帝室之懿親　藩府之華裔非若郡之俊秀所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惟吾蘇湯君以

修爲然君少以明經踐壝屋不中去之秦久之　藩府知其名
方岳敬其行相與薦于　朝因有是命其拜官且踰年矣去年
偶以事過家留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夏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
之而屬寬爲之序寬聞昔之稱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
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寔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
今　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宗室遠甚涵養匡輔之功固不
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
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
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
其職矣若曰是職也得之既不難爲之而益榮褒衣危冠出入
王門以自詫于人此庸衆人之所爲也曾謂君爲之乎夫以言
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寬辱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爲君規成
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爲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
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
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爲不工蓋學
者之所習如此宜爲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
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
失意雖工輒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
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　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
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
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爲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爲

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有年矣其為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群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大學畸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友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意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所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為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固嘗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子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為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為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為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方舟則又無所謂車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繚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渺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潘陽侯來爲郡守潤達爽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民賴其政間也郭省耕斂問疾苦乃造爲舟舟之制其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益于座間益侯之所好也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既自爲之記士大夫爲詩以詠之者數十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宴乘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爲記視某且請爲之詩序其郡人也繫官于　朝嘗恨不得承侯下風雖匆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文以讀則侯之心於是可識矣蓋蘭草類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之節禮以述佩服之用本州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爲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以其似善人而猶好之況眞爲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既惟善是好則是蘭植之廳事可也齋廬可也而復植之舟中吾又知侯好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門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識爲問而答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吾又知侯不足於一郡之治也不終於一郡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役服商賈而有事于茲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

之盛者或不足于山水之奇者或不足于文物而金陵固天子之都也海内文物於是乎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而被帶之益古所謂佳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況不遠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茲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叙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慨想其事益暱連欵曲者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旦嘗識君乞爲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知而喜則遠游者其中固有所不樂耶益樂以游不樂亦以游窮登覽廣見聞則游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游亦可以不樂今廷佐之游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于吾前而忘其身之去國者何嘗有不樂耶然予闚金華雅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援其尤者也援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郡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學以資道者道充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群書考索者倘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

送陳起東教諭盧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爲諸生一時所與游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爲諸生即知取友至於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故予既獲友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

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有離群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別去迨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益十年于此矣明年起東有宣德學諭之遷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於是不相見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見耶益起東今已食祿遠方而予亦爲　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宜途四達惟所命之今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今年秦明年楚吾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況欲知其事於十年後耶則吾於起東之別安得不爲之深嘅雖然人情爾爾士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畱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苟昔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與起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益世固有交天下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寄予曰子宜爲序予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送陳寺副序

南京大理寺副陳君粹之官大理者三年矣今年夏將考績于天官鄉於是太學之士交於君者咸餞之於太平門之私第酒初行有舉觴以屬君者曰樂哉君之茲行矣乎君以名進士爲廷尉屬持廉守公明法意諳獄情將書善最獲超遷可樂君之父母皆康彊無恙兄弟具在而家于京師因得拜其父母接其

兄弟可樂　國朝之制凡官于兩京者三年獲贈封其親君之父母例受封爲宗族光閭里榮可樂以一行而三樂具焉敢以此酒爲君賀君曰子之稱我者則過矣愛我者則厚矣雖然知我之樂耳不樂則固不知也願以復于子聞之古人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受人之職吾雖守一官秩六品然食人之食不可謂不豐受人之託不可謂不重則夫憂人之事盡人之職可不自勉乎乃今歲之春大風拔木雨土彌旬重以旱暵自京師達于齊魯野無麥苗民之流移甚矣　天子惻然靡寧思所以弭之者乃者　詔兩京慮囚有司亦奔走欽承于下而天意未回民氣未復則吾爲法吏者何以自處豈獄之淹者尚未舒耶冤者尚未伸耶抑或失之姑息而要囚亦與之開釋耶不然豈以是爲耳災之故事而不足行耶抑天意不在是而事固有大於是者耶抑以文不以實而應之者非其道耶吾一不知其故竊惑之然則吾心之樂耶憂耶必有知之者矣衆未有以應寬時亦在坐乃起而言曰衆之所以賀君者樂乎一已君之所以自處者憂乎天下一已之樂私也其事小天下之憂公也其事大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君之憂君之自知也非衆人所以贈君也不書可也而食人之食受人之託世固有豐且重於君者其憂宜又何如則不可不書以諗諸於是乎書

周紳字叔謹序

大司寇太原周公有叔子曰紳且冠其兄仲瞻奉公之命使爲紳制字且欲繹其義以爲紳朝夕勉寬謝不敢文且下無能發揮於紳而仲瞻則不之舍也乃以叔謹字之而爲之序曰古人之制服所以文其身也亦所以謹其身也故首爲之冠足爲之

屨腰爲之帶皆所以檢束其身而不使之曠蕩焉耳是故戴冠於首孰與乎脫冠之簡然而君子必戴冠者惡其首之不謹也納屨於足孰與乎解屨之便然而君子必納屨者惡其足之不謹也束帶於腰孰與乎褫帶之放然而君子必束帶者惡其腰之不謹也夫以三者之不可不謹如此使人苦於檢束樂於曠蕩而不冠不帶不屨以爲禮焉則是牛馬而已矣尚復有人道乎今夫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爲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便或至於失容失容反陷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以是而推其餘朝則結佩者以佩之長也恐事君之容不謹也樞衣趍隅者以衣之長也恐事長之容不謹也皆收之擁之之類也夫古人之制服也既各有法而其被服也亦各有意則所以謹其身也可謂至矣紳之爲義庶盡於此而寬猶有說焉蓋君子觀乎物則能悟乎理知其麤則能喻乎精故觀紳之收也則韞匱而藏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擁也則卷而懷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有事則收走則擁也則深厲淺揭而因時制宜之理又在是矣夫然後道之隱顯行藏事之輕重緩急無一有不謹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徒以物謹其身而必以理謹其身斯於字也稱矣寬聞叔謹力學好德行將出爲　邦國之用以接司寇公之武而於王事有所勤也故進以是說云

郁處士輓詩序

元之季刑政大弛天下日入于亂庸奴盜販之徒一旦竝起假名字據土壤日尋干戈以相攻擊民生其時既失所依附往往

踐荆棘礙塗泥相率四出以苟旦莫活少須吏死益季世之勢固然也于時紅巾盜起於汝潁閭聲執搖浙西甚盛處士之先乃自吳東來居金陵之虎口城以假息焉及　太祖受命以興削群雄逐元氏天下復定于一而漸趍于治乃都金陵以建無窮之業既又邑緣江以北之地徙其民實之而處士之先適在徙中故今遂為江浦人予不及識處士獨識其子太平學諭珍于王允達所珍字君聘始仕為義烏司訓允達嘗師事之而誠服焉者他日允達從君聘持詩一編過我于太學請予書其首於是處士既卒而士大夫所為輓之詩也嗚呼方天下之亂斯民殘於兵革父毋妻子不相聯屬如氂毛之在烈風中隨所飄蕩莫知至止其禍何可勝言而予亦吳人也先世幸處圍城中得保園廬以居安知百年後鄉人之去國也已遠乃復識其子孫而興之為斯文之交乎乃復考論其平生而序其所謂輓詩者乎執筆之際不覺為之三歎抑是編之作所以稱處士之賢而哀處士之死者備矣予其鄉人也獨序其所以感歎者而他故不暇數數云

錢伯啓輓詩序

翁之沒數年矣其子牕嘗得士大夫所作輓詩數十篇求為之序予未暇以為及予居京師復以書來請予未暇以為則意予未信其父之為人也乃復以其友人濮君譽所為事狀顧貳守陳司訓二先生所為墓銘若表示予嗟夫翁之為人已足徵於其詩豈待此而後信耶蓋士居鄉閭間一旦遇變故為卓絶奇偉之行以驚動人之耳目人固能道其事而傳之至於平居無事孝弟行於家仁禮存於心混然無所見於施為視之常人耳

至其終老以死里之人始相與追念之曰是人亡矣其平生亦嘗攸害我乎固無也亦嘗讒譖我乎固無也然則非所謂善人乎其貧者則曰是人嘗有以周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弱者則曰是人嘗有意以植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不善者又曰是人嘗有以導我而我未得為善上者自不能用其言耳然則非所謂善人乎於是能言者始出詞章以哀之今世所謂輓詩是也夫稱述乎人於其身存之前者或迫於人情於其身沒之後者每得乎公論故曰百年後公論始定是也是編之作雖數十篇而寔公論之所在吾故終序之使後之人有考焉